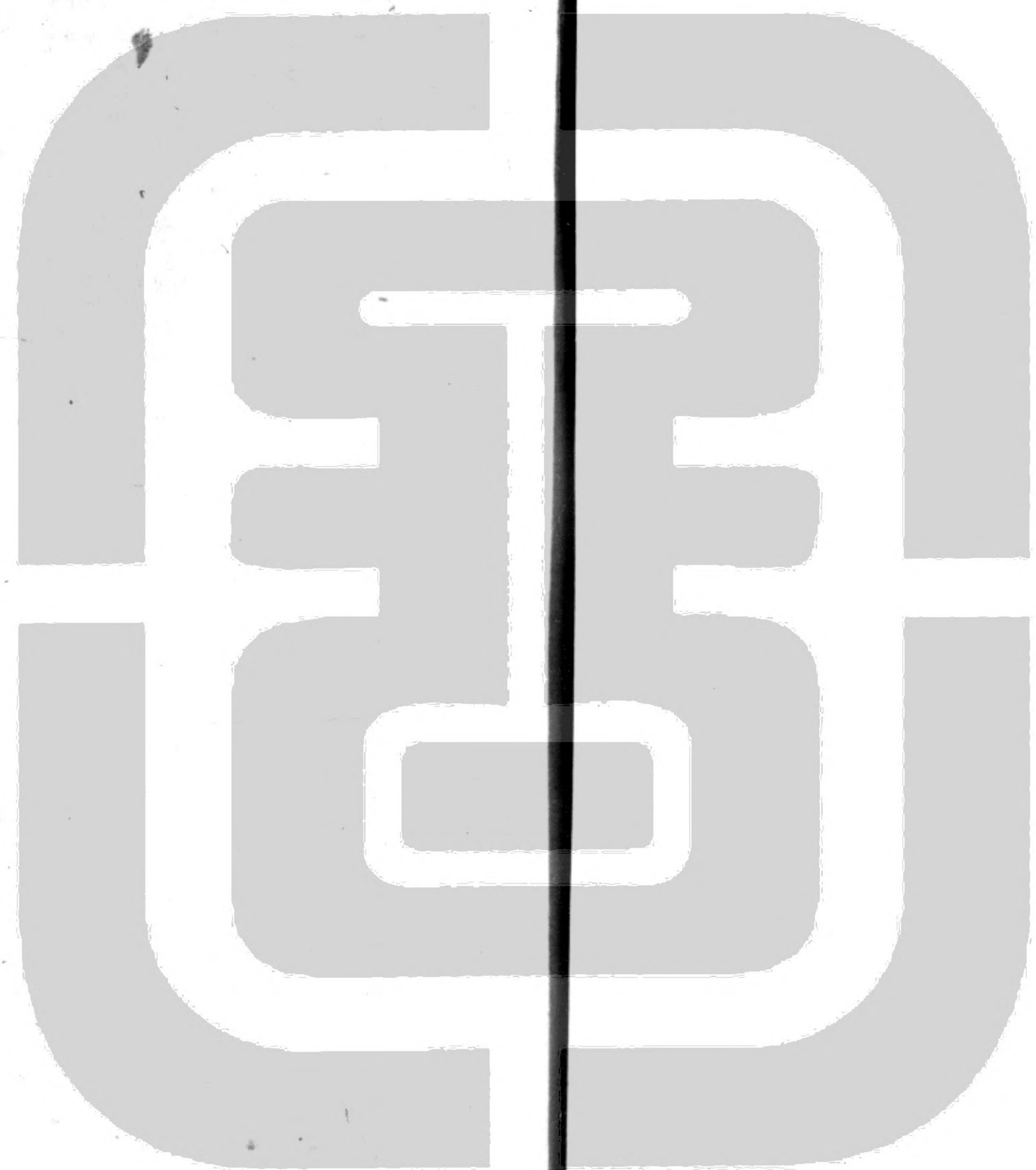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on the lef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 to be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cript.





高補延熹七年常山相蔡是編脩封龍

金石萃編卷十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 八

執金吾丞武君之碑

碑高七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九寸五分十行行二十一字額題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隸書陽文

今在濟寧州學

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憤

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

甄微靡不賁綜久游大學豁然高唐魚於

雙匹學優則仕為州書佐郡曹史

漢字 今孝

雙匹



靈帝

署不  
守

輔

郵五官掾功曹守從事奉世六汝

君察舉孝廉□□即中遷執金吾丞遭孝

桓大憂屯守麤武憊哀悲惶如遇害氣遭

疾真靈□□□□君即吳郡府卿之中子

敦煌長史之次弟也廉孝相承亦世載德

不忝□□□□命□不竟台衡蓋觀德於

始述行於終於是刊石勒銘垂示無窮其

辭曰

天降雄彥資中卓茂仰高鑽堅允文允武

內幹三署外□防旅□勒屯守舊威□武

旌旗絳天雷震電舉敷耀赫然陵惟哮庸

當遂股肱□之元輔天何不帛降此□咎

瘳乎我君仁如不壽爵不副德位不稱功

咸裏傷愴遠近哀同身沒□□萬世諷誦

右漢執金吾丞武君之碑隸額在濟州武君名榮吳

郡君名開明敦煌君名斑榮之亡在靈帝初漢興魯

申公為詩訓故齊轅固燕韓嬰皆為之傳又有毛氏

之學故曰詩分為四申公授瑕邱江公韋賢治詩事

江公傳子元成皆至丞相孫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

馬魯詩有韋氏學此云治魯詩經韋君章

也



闕幘者未冠之稱語在武梁碑中鱣古鮮

匹者鮮雙寡匹也隸釋

武榮碑集古錄載其名金石錄並不載然榮之父吳

郡丞武開明兄燉煌長史武班俱有碑載金石錄何

以獨遺此碑耶庚子銷夏記

漢制執金吾一人丞一人月三繞行宮外戒司非常

水火之事秩六百石緹綺二百人輿服導從光滿道

路光武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樂府古歌辭稱

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蓋中興以後官不常置榮

之本末惜碑文已漫滅年月無考僅存其廓落焉爾

曝書亭集

武君治魯詩經韋君章句洪氏云漢興魯申公為詩

訓故齊轅固燕韓嬰皆為傳又有毛氏之學故曰詩

分為四子考之傳志而知洪說之誤藝文志詩經二

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立博士河間大毛公傳自子夏

不得立儒林傳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事浮邱伯為訓

故弟子瑕邱江公盡傳之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

即瑕邱江公有韋氏學毛詩正義序曰漢氏之初詩分為

四申公騰芳于鄆郢毛氏光價于河間貫長卿傳之

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洪氏用此語以申公轅固韓



嬰毛萇爲四與正義乖矣後漢伏湛弟黯正齊詩章  
句杜撫定韓詩章句張匡作韓詩章句傳魯詩者如  
元王許生徐公王式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薛廣德  
龔勝龔舍高嘉嘉孫詡李昺魯恭李業魯丕包咸魏  
應陳重雷義皆無章句韋氏世學魯詩使有章句爲  
榮誦習豈遂遺於載記不與齊韓並存也耶然榮去  
韋氏未遠似亦不妄或魯詩亡于西晉并此章句失  
傳未可知也其曰痛乎我君仁如不壽春秋星隕如  
兩釋者曰如而也歐公子郭輔碑寬舒如好謂施于  
文章以如爲而者始見之而不知又有此碑也金石後錄

碑文有云遭孝桓大憂戚哀悲慟遭疾隕靈桓帝崩  
於永康元年十二月武君之卒必在靈帝初年也隸辨  
漢書食貨志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師古  
曰主領也幹音管字從斗竇憲傳內幹機密劉向傳  
幹尙書字皆從干而音義與幹無異疑皆幹字轉寫  
之譌此碑內幹三署隸釋署字猶存幹字義亦作幹蓋其相  
沿已久譌幹爲幹有由來矣金石存

碑凡十行前叙後銘中界裁畢虛其半無文字它碑  
少似此形制金石圖

是碑叙武君家世父兄於卒後又稱其父兄之



不稱名又稱其年卅六及其遭桓帝喪卒而不書某年月日是皆金石文之例所宜記者從來爲金石例者潘文僖不叙唐以前文王止仲墓銘舉例知有隸釋諸碑而未能一一溯其本始黃黎洲金石要例雖引及東漢六朝之文而於漢碑亦未之能詳也若以洪趙之書合之後來出土諸碑分門別類件系而條舉之庶幾於貞石文有所稽考也矣

歎卽數字匹卽匹字恠卽慟字

兩漢金石記

續漢書百官志元武司馬主元武門屬衛尉不屬執金吾此以執金吾屯元武者國有大喪備非常也漢

初舉孝廉無限年之令自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史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由是廣陵徐淑以年未四十爲臺所詰而罷之矣榮年卅六爲汝南蔡府君察舉其才行必有過人者以非常格故碑特著其年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末萬世諷誦誦字宜讀如容始與上句遠近哀同叶韻詩小雅家父作誦以究玉誦又楚辭九辨自厭按而學誦信未遠乎從容皆是也其云亦世載德者以亦爲奕也

山左金石志



王宏撰以碑額作陰文凸起他碑所無余十餘年所  
 集拓本多覓之搨工未及全收額題後惟親往手摹  
 如漢太室闕篆字正銘陰文凸起魏公卿上尊號碑  
 額唐麓山寺碑額周公祠碑額王行滿書聖教序碑  
 額宋仁宗御書飛白賜陳繹碑額並陰文凸起又龍  
 門山老君堂一造像磨崖小碑題為始平公者文皆  
 用陰字此乃他碑所希見耳王君蓋未覩也

隸續陳球碑篆

額二行黑字王純碑篆額二行黑字淳于長碑篆額二行黑字授堂金石跋

按執金吾者吾猶禦也應劭曰執金革以禦非常也執金吾屬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車駕出掌

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中興但一人  
 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執  
 金吾其秩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  
 漢官秩則云比六百石所率緹綺二百人五百二  
 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羣僚之中斯稱壯矣碑  
 銘云旌旗絳天雷震電舉敷耀赫然陵惟哮虎蓋  
 形容其光滿道路之盛也後漢書禮儀志大喪登  
 遐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  
 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  
 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碑稱孝桓大憂屯守



元武者卽繞宮屯兵之事也桓帝崩無子城門校尉竇武定策至河間奉迎靈帝入嗣大統自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帝崩之日至建寧元年正月庚子靈帝卽位相距二十四日之久其時都城無主太后臨朝羣臣皇皇非尋常國喪可比宮城屯守之嚴責任非輕時又嚴寒勞勩倍至碑所謂加遇害氣遭疾隕靈者是也碑又云慙哀悲惓慙卽慙字說文戚从戊从尗尗从伐从卅楊統碑貴戚專權韓敕碑陰彭城廣戚戚皆作戚可證或釋爲哀感非是顧氏隸辨惓字下引此碑云感哀悲惓

感字下又引作感哀悲惓一語而兩歧之其誤滋甚慙字說文所無古只作惓景君碑云驚惓此云

悲惓皆是徐鉉校定說文新附慙字贅矣

沛相楊統碑

碑文從襄本摹錄行字數俱不可紀額題漢故沛相楊君之碑八字篆書石今毀

君諱□□□□□□□□富波君之□

子也□天□性少有令問敦□孝呂勅內

□名行呂脩外詔□□烈隆構窳基既仕

州郡會孝順皇帝西巡呂掾史名見帝嘉

其忠臣之苗器其璵璠之質詔拜郎中遷

諸釋 江此矣

諸釋 下此矣

同此矣



釋

釋

釋師

釋復為玉師

常山長史換棧為守丞君雖詘而就之呂  
 順時政非其好也迺翻然輕舉臯司累辟  
 應子司徒州察茂才遷鮑陽侯相金城太  
 守德召化圻民威召懷殊俗慕義者不肅  
 而成師服者變衽而屬疆易不爭障塞霖  
 事功顯不伐委而後為直南蠻蠢迪玉出  
 師征呂君文武備兼廟勝先戰拜車騎將  
 軍從事軍還策勲復呂疾辭後迺徵拜議  
 郎又官中郎將沛相天吏之治副當神人  
 秩禮之選舉不踰賢故望大和則俟生毓

釋遠

釋

勅

晞嚴霜則畏辜戮欣悅竦慄寬猛必衷遭  
 貴微專權不稱請來考績不論徵還議官  
 季又十六建寧元年三月癸丑遘疾而卒  
 朝廷愍惻百僚歎傷口民歆爾莫不隕涕  
 故吏戴條等追在三之分感秦人之哀顯  
 發贖其繇由庶考斯之頌儀邇鑿石立碑  
 勅銘鴻烈光于億載俾永不滅其辭曰  
 明明楊君懿錄其德其德伊何舌忠官力  
 勤止寂身帥口靡革暮茲英猶道呂經國  
 班化勳元既清且寧武稜攜貳文懷微真



釋林其多  
西漢多

遠人斯服似本充庭則采波得呂和呂平  
勲速藹矣其與爭光甘棠遺愛東征企皇  
念波惹人怒焉求傷立言不朽先民所臧  
載名金石貽于无疆

右漢沛相楊君碑在閩鄉楊震墓側碑首尾不完失  
其名字按後漢書震及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有  
傳又云震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侍中奇子亮陽成  
亭侯又云少子奉奉子敷敷子衆務亭侯又有彪口  
子修楊氏子孫載于史傳者止此爾不知沛相為何  
人也集古錄

右漢故沛相楊君之碑篆額碑缺不知其名髣髴有  
富波君字按楊震碑云長子牧富波侯相牧子統金  
城太守沛相則知此為楊統碑也順帝以其忠臣之  
苗特召為郎歷常山長史遷為府丞鮑陽侯相金城  
太守車騎將軍從事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以靈帝  
建寧元年卒故吏戴條等共立此碑其從昆弟高陽  
令著碑陰題名所云沛君者即統也此碑辭翰俱妙  
以百寮作百遼以遐邇作假爾輿卽輿字續卽續字  
顛卽顛字官卽克字  
威卽貳字  
速卽述字震子孫名見于史者數人富波相及其孫  
衛尉奇皆在焉統居其中而不見錄亦史策之闕遺



也隸釋

楊統碑篆額二行有穿碑十四行行三十五字孝順  
皇帝平闕穿在九十一行之上漢碑額惟暈式不  
同或在其中或在其左右惟穿則無不居中者此碑  
後有餘石打碑者去之非穿之偏也隸續  
右沛相楊統碑字畫多與隸釋不合如宰作宰顯作  
顯无作元舉戮作辜戮求作來盲作盲休作份之類  
其尤不可解者委而復焉焉字竟作為字觀其刻畫  
顯著與全碑神氣不侔直是後來俗工就其漫漶處  
以意剗劓之殊可恨也涵真閣漢碑文字跋

石字釋

按此即昶所藏宋拓楊氏四碑之一沛相不知其  
字亦不見于後漢書碑中所缺字數俱與隸釋不  
合想被裝潢手割損也碑云百僚歎傷口民殺爾  
莫不隕涕僚字明从人傍而洪氏誤釋作遼且跋  
云以百寮作百遼不可解矣又云願從贖其罪由  
庶考斯之頌儀按悶宮詩詩說以為史克所賦末  
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傳鄭箋並以爲奚斯作  
廟而漢儒行文多誤解作字與家父作誦吉甫作  
誦寺人孟子作為此詩之作同例楊子法言正考  
甫嘗晞尹吉甫公子奚斯晞正考甫後漢書曹褒

石字釋



傳昔奚斯頌魯考甫咏殷班固兩都賦序故臯陶  
歌虞奚斯頌魯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故奚斯頌僖  
歌其露寢又度尙碑於是故吏感清廟之頌嘆斯  
父之詩張納功德叙庶慕奚斯口口之義費汎碑  
感奚斯之義楊震碑頌有清廟故敢慕奚斯之追  
述劉寬碑有感殷魯述德之頌綏民校尉熊君碑  
昔周文公作頌宗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美遺蹟紀  
述前勲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父之美張遷表奚斯  
讚魯考父頌殷及此碑並指正考甫公子奚斯而  
言後漢書文選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奚斯魯  
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  
也或東漢三家詩並行用魯頌者獨從韓詩因作  
臯解亦未可知因碑中考奚斯二字隸釋未揭其  
義且洪氏但于楊震碑跋云奚斯所作蓋謂作廟  
此及張納費汎碑皆誤用云云所舉多漏故申其  
說頃見武君億羣經義證詳辨此義尙有陳思王  
承露盤銘序一條亦承漢人之誤惟兩都賦序及  
張納碑二條武氏未引餘與昶說同

### 竹邑侯相張壽碑

碑爲明人截爲碑趺僅存上截高二尺九寸廣三尺  
六寸五分十六行行存十五字今在城武縣孔廟



漢書卷之三

君諱壽字仲吾其先蓋驛大夫張老盛篤  
之裔世載口勳遵帥紀律不忝厥緒為

帶理義之宗君孝及恭懿明允篤信敦

經雅習父東光君業兼綜六藝博物多

略涉傳記矯取其用股肱州郡匡國達

登善濟可登斑叙優能正躬帥陪臨疑

照確然不撓有孔甫之風舉孝廉除郎中

給事謂者贊衛王臺婁炳忠謇上嘉其節

仍授命焚匡其京輦昭德塞違內平外成

舉無遺愆遷竹邑侯相明德慎罰縣奉采

土遭江楊剽賊上下口征役賦彌年萌干

口戈杆軸罄殫君下車崇尚儉節躬自菲

薄儲侍非法悉無所留并官相領省倉口

小府御史朝無姦官野無滯寇教民樹藝

三農九穀稼畜滋殖國無災祥歲聿豐穰

皤白之老率其子弟以脩仁義蚌賊不起

厲疾不行視事年載黔首樂化戶口增多

國寧民殷功刊王府授輜邦對揚其勛

功曹周憐前將放濫君微澄清憐顧愆悔

遇督邳周紘承會表奉君常懷色斯舍無



宿儲遂用高逝老弱相携揆持車干人以  
 上沛相名君駱驛要請君捐祿收名固執  
 不顧民無所叩國違所賴上下同感州郡  
 聞知旌弓禮招復為從事觀覲虛視不折  
 其節辟司徒府進退以禮含宏內光頤  
 皓爾頤天不忒遭疾無瘳年八十建寧元  
 年五月辛酉卒嗚呼哀哉夫積脩純固者  
 為天人所鍾功假於民者敘在銘典於  
 訪諸儒林刊石樹碑式昭令徽其辭曰  
 亮元德於我君膺清茂體懿純超三署垂

令口甄聲號口憲臺矯玉業彌紫微彈羣

司清公口緩薄賦牧邦畿黎烝殷門荒饒

感良臣哀其靈竭輕舉口來征民歎思暨

輿人宰府命遂遠口名振射口彌闡垂令

紀永不刊于骨德不後昆

右漢故竹邑侯相張君之碑隸額張君名壽以孝廉  
 為郎嘗相竹邑靈帝建寧元年卒張君治功曹周憐  
 之過反為督郵周紘所窘至於捐祿而歸此風古今  
 一也前史多以牟為蠡海廟碑嘗借侔字隸釋  
 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



見熊方後漢書同姓諸王年表

曝書亭集

張君諱壽晉大夫張老之裔而不言其籍里碑以習  
為襲婁為屢蚌為蝨覲覲為耽耽顛為旻黎為黎殿  
為奠此音之假借者也以蓋為蓋忝為忝器為器弘  
為孔邑為邑墜為野老為老櫜為攀憊為感弘為宏  
皓為皓怵為弔眊為疾哉為哉弛為弼旨為胥則字  
體之加變也說文耽視近而志遠也引易虎視眈眈  
又耳下垂為眈俗書引易誤作眈轉作眈不若此碑  
之覲覲其音相同使人皆知其為借也夫

金石後錄

惟此知言  
此假借也

多有之

碑字淳古與孔彪碑相類牛氏擬以白石

神君碑謂開魏隸之法然是碑隸法實在白石神君

碑之上也

兩漢金石記

右碑僅存上一段每行十餘字中間又鑿去四十字

即明時人斷為碑趺者今在城武縣說文耽視近而

志遠也覲內視也覲與眈音同而義亦相近先儒傳

易皆作虎視眈眈此碑乃作覲覲是古人固通用矣

王輔嗣釋眈眈以為威而不猛碑云覲覲固視不折

其節意亦相類也婁機云碑在單州城武宋時本隸

單州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案縣志鄉賢有張壽傳事蹟多本此碑惟云累官右  
諫議大夫尚書右丞則志所增也又稱卒葬文亭山  
後墓如陵阜今山在城西北一里又名雲亭山有古  
柏數株傳為漢唐時物墓在與否無可考矣

山左金石志

衛尉卿衡方碑

碑高七尺廣四尺四寸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額題漢故衛尉卿衡府君之碑十字隸書今在汶上縣

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蓋堯之苗本姓口

口則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

焉口口口土家于平陸君之烈祖少已濡

術安貧樂道履詠顏原兼脩季由聞斯六

諸碑仁癘口口口土階夷愍之貢經常

伯之賔位左馮翊先帝所尊密名竹泉考

廬江太守兄癘門太守口口口孝長發其

祥誕降于君天資純懿昭前之美少已文

塞敦龐允元長已欽明歆詩悅書口口口

秋仕郡辟州舉孝廉除郎中即止焦相膠

東令遵尹譯之導保鄆二城衆國與按班

叙口口口本肇末化速鄆圍州舉尤異遷

會稽東郡都尉將繼南仲邵備之軌飛翼

軫之旌操梟口口口綏來王之警會喪太

堂系... 不... 碑





夫人感背人之凱風悼慕儀之劬勞膺聞  
 苦由仍留上言倍榮向哀禮服祥除徵拜  
 議郎右北平太守尋李廣之左邊恢魏絳  
 之和戎戎戢士佚費省巨億懷□□□□  
 靜有績遷潁川太守循清滌俗招拔隱逸  
 光大茅茹國外浮談淡界縹動氣泄狂□  
 □□□□歸未沫泗用行舍減徵拜議郎  
 遷大醫令京兆尹舊都餘化詩人所詠並  
 有亡新君□□□□隆寬慄鶻火光物隕  
 霜剽姦珉滯起奮存亡繼絕恩降乾太威

不  
 市  
 廟

聖

肅勅此本朝歸功入豈衛□□翼紫宮夙  
 夜惟寅禱墜左公有單襄穆英謨之風詔  
 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寬共順其文舉  
 已從政者退就勅巾永康之末君謝孝桓  
 建寧初政朝用舊臣留拜步兵校尉零六  
 師之師維時假階將授緼職受任決司庵  
 肅疾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  
 丑卒詔遣使□□半賻禮百匱臨會莫不  
 失聲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蓋雅頌興  
 而清廟肅中庸起而祖宗□故仲尼既歿



皮袋

諸子綴論斯千佗歌用昭于宣謚曰旌德  
 銘曰勒勲於是海內門生故吏□□□采  
 嘉石樹靈碑鑄茂伐秘將來其辭曰  
 峨峨我君懿烈孔純高朗神武歷世忠孝  
 馮隆鴻軌不悉前入寬猛不主德義是經  
 韜綵頭□過故前呈魁英接香踵迹晏平  
 初瓊百里顯顯令聞濟康下民曜武南會  
 邊民是鎮惟□□□憂及退身衆議而室  
 剖符守藩北靖□□有□有聲旋守中壘  
 幽滯已榮邁種舊京□□□舍澤戴仁

憲如光

高者多刻  
 故更時生名  
 稍胡不辨

□□飛寧勃長勃君不與不陽維□維允  
 耀此聲香能越能惠勃亮天功人統□□  
 糾糾光光法言稽古道而後行競競業業  
 素絲羔羊習習侃侃御茗又昂昂蹈規履槩  
 金玉其相譽譽王臣羣公憲章樂旨君子  
 □□无疆銘勒金石□□□□問□□  
 萬世是傳所生平原樂陵朱上石朱三石

碑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以蓼莪為蓼儀  
 他漢碑多如此蓋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  
 異同也金石錄



右漢故衛尉卿衡府君之碑隸額建寧元年立趙氏  
誤以為三年衡君名方歷郎中郎邱侯相膠東令會  
稽東部都尉召拜議郎為右北平潁川兩太守再除  
議郎遷太醫令京兆尹碑有本朝錄功入登衛七字  
衛下闕文必尉字也又云永康之末君衛孝威建寧  
初政朝用舊臣留拜步兵校尉蓋靈帝初立更易朝  
士自九卿而作五校殆是左遷故碑首舉其尊者稱  
之碑云海內門生故吏采嘉石鐫靈碑末有小字門  
生朱登題名則其人也銘文甚溫潤如云鶉火光物  
隕霜剽姦尋李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戎唐人誌墓

多用此體雖柳子厚少作亦然履該顏原謂顏子原

憲也禕隋即委蛇出韓詩內傳

碑以濡為儒倍為背淡為痰緹為哀庵為

奄太即太字廬江鴈門皆從疒隸釋

洪丞相謂碑云履該顏原即顏淵原憲子觀其下繼

之云兼修季由蓋仲由一字季路季由即季路也

金

琳瑯

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氏以顏原為顏淵原憲而都  
太僕以季由為仲由字季路即是一人與兼修之義  
不協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  
下無道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遊俠傳季



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然則季乃季次也四人皆安貧守道之士故並舉言之其一字一名亦古文之所嘗有也

金石文字  
字記

碑述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按趙氏金石錄載浚儀令衡立碑亦云出自伊尹合之應劭風俗通無異或云魯公子衡子孫因以為氏則各有所本也

曝書亭集

右碑趙錄云蓼莪為蓼儀蓋漢人各以其學名家子按是碑以委蛇為禕隋出韓詩內傳而知其所傳乃

韓氏學也漢碑字多假借大約其音相同未有如是碑之變者將授緝職以緝作克庵離寢疾以庵作奄耀此聲香以聲作馨踏規履渠以渠作矩讀者須以意逆而得之銘云樂旨君子以旨作只顏氏干祿字書旨旨上俗下正旨字漢人用之而云俗何也

金石後錄

右碑金石錄以為建寧三年二月立洪氏已辨其誤金石文字記又為三年六月亦誤也碑云感背人

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趙德甫以蓼儀即蓼莪然矣至背人二字乃置不論予按背人即抑人也廣韻抑同郿紂畿內地名碑以郿作抑克長克君作尅能哲



金石錄卷三  
能惠作愬非盡假借必當時經師所傳有此異本也  
隸釋云禕隋字出韓詩內傳內傳久不傳未知洪  
氏何據經典釋文引韓詩但作透迤 容齋五筆言  
委蛇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二曰委佗三曰透迤四  
曰倭遲五曰倭夷六曰威夷七曰委移八曰透移九  
曰透虵十曰倭蛇十一曰邁迤十二曰威遲今此碑  
又作禕隋唐扶碑作透隨劉熊碑作委迢枚乘兔園  
賦作委移博雅賦陝險也文選薛注周道威夷險也  
則賦陝亦委蛇之別體而字書尙有螭虵蟻虵隲  
之異此二字固不止十二變洪公尙考之未盡也

金石

存

碑在汶上縣西南十五里平原郭家樓前南向以建  
寧元年立雍正八年汶水泛決碑陷臥莊人郭承錫  
等出貲復建焉

金石  
圖

此碑近時所搨以校隸釋所有尙不及其半焉中有  
云階夷愬之貢經常伯之寮謂其以孝廉寮舉而爲  
郎中也夷謂伯夷愬謂閔子古閔愬通用如春秋諸  
侯之諡閔者亦作愬也碑中兩寮字金薤琳瑯皆誤  
以爲賓豈傳錄之不審耶碑云感背人之凱風詩邶  
亦作鄙此併省去邑不虞不陽卽不虞不揚參國起



按本之齊語下本肇末上缺一字必塽字也寢闇苦  
 由下今缺一字而洪氏本則為仍字其下所注缺字  
 今本則頗似因字形碑云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  
 在缺失順其文舉洪氏本如此余諦視碑則洪云缺  
 者頗似寮字其失字上半剝泐實非失字乃英字也  
 時詔書令選賢良務先逸民而衡君欲舉其寮之賢  
 者又欲順詔書之文故下云已從政者退就勅巾蓋  
 令其棄官而就舉也隸釋於含澤戴仁下注云缺六  
 字其實止缺二字此則都氏本不誤也抱經堂文集  
 階夷愍句上土字是土非土也實即寮字檻即攬字

也苦由仍下是留字君務在下是寬字今尚皆隱隱

可辨洪以為闕者亦拓本偶不見耳兩漢金石記

衡氏家于平陸祖父以來世為大官范史不立公卿  
 表故方之拜罷年月無考祖左馮翊並佚其名矣云  
 恩隆乾太威肅剝以太即泰字以即坤字說文太古  
 文泰義無二訓故卦名亦可作太也云感背人之凱  
 風陸德明釋文邠本又作鄩顏師古注漢書亦云然  
 碑蓋从鄩而省其邑也云不虞不陽不吳不揚之別  
 古人吳虞多通用泰伯弟仲雍以居吳稱吳仲雍而  
 左氏傳論語皆作虞仲是其證也說文吳姓也亦鄩



也一日吳大言也是吳敖之吳與吳越之吳無別體矣陸德明謂吳說文作吳又引何承天從口下大之說毋乃誤讀說文乎孔氏詩正義謂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謹謹爲聲今此碑作虞虞娛亦通甲字也碑又以寬慄爲寬栗聲香爲馨香邵虎爲召虎瘕爲龐謚爲謚剋長剋君剋卽剋字蹇蹇王臣蹇卽蹇字樂旨君子旨卽只字皆鄱陽洪氏所未及舉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文云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二月當是三月之訛据沛相楊統亦以是年三月癸丑卒又下文云

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合計小盡逆推至三月辛

酉日當在十三日正與五日癸丑合是又一證也校訂

隸釋存疑

### 高陽令楊著碑

碑文從裴本摹錄行字數俱不可紀額題漢故高陽令楊君之碑九字篆書陽文石今毀

□□□□□□□□□□之情窮七道之

奠□綜書籍□□□賢仕郡歷五官掾功

曹司隸從事仍辟大尉遷定穎侯相特以

儒學詔書勅留定經東觀順廟諱止之指謁

歷古之疑天子異焉擢掾議郎遷高陽令

釋紅首目

釋詔

釋捧



釋畏斑

釋禮

釋無疑題

釋無疑

釋愁

釋懼

釋略

德以柔民刑以威姦是以勅庶愛若冬日  
 畏如龜旻恩洽化帑未基有成頌甫班龜  
 方授銀符聞母氏疾病孝烝內發醑祭投  
 黻步出城寺衣不暇帶車不俟駕載馳口  
 口躬親嘗禱追逝曾參繼迹樂正百行之  
 主於斯為盛復辟司徒舉口口口治劇揀  
 思善侯相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  
 輕舉位淹名顯口口口敷聞于下宜幹帝  
 室作國輔臣上天不惠不我愁遺年五十  
 有三口口口年十月廿八日壬寅卒凡百

隕涕縉紳催傷門徒小子喪茲師范悲將  
 焉告叩叫穹倉感三成之義惟銘勒之制  
 皆所已紀盛德傳無窮者也若茲不刊後  
 哲哥聞故樹斯石以昭厥勲其辭曰  
 廟諱乾鐘德于我揚君其德伊何如玉如瑩  
 烝烝其孝恂恂其仁躬尚節儉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文細紀典暮口口口口

右漢高陽令楊著碑首尾不完而文字尚可識云司  
 隸從事定穎侯相最後為善侯相善上一字磨滅不  
 可見蓋其中間嘗為高陽令而碑首不書最後官者



不詳其義也按楊震碑高陽令著震孫也今碑在震

墓側集古錄

右漢故高陽令楊君之碑篆額楊君名著太尉震之

孫常山相讓之子碑缺其名得之于震碑仕歷司隸

從事議郎高陽令思善侯相年五十三而卒石損亾

其年漢之王國相則秩二千石侯國相纔與令長等

耳思善者汝南之小國碑首題以高陽者葢爾國不

若壯哉縣也楊震碑亦稱著為高陽爾晉宣温薦譙

秀表云敦在三之節李善引國語欒共子之言曰人

生於三事之如一謂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也漢代

銘誌類皆門人所立故用此語者頗多定盛碑云感

激三成一系列同義楊震碑云緣在三義一楊統碑云

追在三之分此碑云感三成之義三楊碑皆用之同

出晉語也詩以圻父作祈父此云順甫蓋又借用碑

未基為未基醜榮投散為釋榮投紱師范為師範穹倉為穹蒼捧即拜字龔即秋字遊即蹤字隸釋

楊著碑篆額二行黑字碑十三行行二十八字穿在

第二字之下第七八行各空三字不書楊氏四碑并

陰皆作棋局之紋惟此碑微漫滅隸續

碑無年號其中云遭從兄沛相憂去官繼之以不惠

愍遺之語沛相以建寧元年卒考之長歷必建寧元



一年也

漢隸  
字源

按此碑昶所藏宋拓本已被裘漢割損中間司徒  
舉下名顯下皆缺三格以碑式行數字數計之適  
當七八兩行卽洪氏所云第七八行各空三字不  
書者也著曾拜思善侯相而碑額及楊震碑止書  
高陽令者聞拜之後卽以兄憂去官故仍稱前職  
如韓仁遷槐里令而銘額稱聞熹長古人金石之  
例如此洪以小國大縣解之臆說甚矣後漢書郭  
躬傳弟子鎮以冒犯白刃手劔賊臣封定潁侯永  
建四年卒長子賀嗣著在桓帝時爲定潁侯相知

郭賀以後尙有紹封者而史未之載也碑云詔書  
勅畱定經東觀順元邱之指蠲歷世之疑昶按石  
經立學水經注以爲光和六年後漢書靈帝紀蔡  
邕傳並以爲熹平四年隸釋云蓋諸儒受詔在熹  
平而碑成則在光和今此碑年月已泐然著卒與  
沛相同時定爲建寧元年無疑則所謂受詔定經  
者乃桓帝時事尙在蔡邕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  
經文字之前可補范史所闕而著刊定之功亦不  
必在邕典等下也碑又云孝烝內發又云烝烝其  
孝語本尙書漢碑用烝烝者皆作蒸蒸惟此文作



金石錄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烝耳高郵王君引之云堯典父頑母嚚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云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諧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訓烝爲進雖本爾雅然以烝烝乂爲進進治則不辭甚矣今案經文當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乂不格姦爲句列女傳云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遊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蔡邕九疑山碑云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是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也列女傳又云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乂不格

姦爲句也經云以孝烝烝烝烝卽是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以烝烝爲孝者陸賈新語道基篇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後漢書章帝紀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和熹鄧后紀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宋意傳陛下至孝烝烝張禹傳陛下體烝烝之至孝馬融傳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張衡東京賦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蔡邕胡公碑夫蒸蒸至孝德本也宋公叔墳前石碑孝于二親蒸蒸雝雝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云



孝章皇帝大孝蒸蒸家語六本篇瞽瞍不犯不父  
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載文類聚引魏弁蘭贊  
述太子表云昔舜以蒸蒸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  
其名曹植顰舞歌云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  
孝於田隴蒸蒸不違仁廣雅亦云蒸蒸孝也則知  
兩漢經師皆訓蒸蒸爲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  
也謂之蒸蒸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  
篇文王蒸蒸韓詩云蒸蒸美也魯頌泮水篇蒸蒸皇  
皇傳云蒸蒸厚也皇皇美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  
美也起案此說極確法言云德諧頑嚚讓萬國夏  
侯湛鞞舞賦納和氣於兩儀兮克諧乎君臣足與  
列女傳相證又晉書孝友傳序閔曾翼翼遵六教  
而緝貞規蔡董蒸蒸宏七體而垂令迹温嶠侍臣  
箴思有虞之蒸蒸尊成周之翼翼翼翼蒸蒸言其  
忠孝亦足與廣雅諸書相證皆王君所未舉者然  
攷史記酷吏傳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又安是  
以蒸蒸屬下句讀也楊孟文頌云清涼調和蒸蒸  
艾寧艾卽艾字是以蒸蒸艾字絕句也蓋當時師承非一  
故句讀各殊若是參攷衆說自宜以蒸蒸絕句者  
爲長此碑亦一証也



郭泰碑

即此字非刻

何雙請身一原星而本  
不出本也

碑高八尺四寸廣三尺  
三寸十二行行四十字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與先出  
自胥周王季之穆胥魏林者寔胥懿德文  
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與後也先  
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季爰溫恭仁篤慈  
惠夫具器量廟諱深姿度廣大浩焉汪焉與  
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  
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孝覽六經  
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校文成之

得墜擇微言之未絕乎時纓綬之徒紳佩  
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韻和者猶  
百川之歸巨海麟不之宗龜龍也爾乃潛  
隱衡門收朋勤誨重蒙賴焉用祛其蔽州  
郡聳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  
辟司徒掾又舉胥道皆以疾辭持節鴻厓  
以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獲區外以舒翼超  
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蠲享丰四十胥二以  
建寧二年正月己所交凡我同好之人永  
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



謀平躬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  
存者亦賴之予見述也今具如何而闕斯  
禮於是盡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熒奮予  
百世令聳顯于無窮其詞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廟諱純懿泝靈受之自天  
崇狂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  
匪惟撫華乃尋厥祀宮廡重恢允得其門  
懿手具純確手具操洋指紳言觀具高栖  
遲泌山誥誘能敦燕三事幾行具招委辭  
名貢保此清妙降年不弘民斯悲悼爰勒

茲銘摘其光耀嗟爾來也是則是效

介休縣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冲以有道司  
徒徵林宗縣人也辟司徒舉太尉以疾辭其碑文云  
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起  
天路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建寧口年正  
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  
墓昭銘景行云陳畱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  
禪等遠來奔喪持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  
子浚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其碑文  
故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禪曰吾為天下碑文多矣



皆有慙容唯郭有道無愧於色矣

酈道元水經注

此碑在介休縣余邑人王正己曾為其縣令余從其家覓一紙乃正己重刻者深恨不得原刻近有晉人為余言舊石曾在一秀才極愛之每往碑下摩挲累日一夕盜碑昇去縣令無柰重刻一石以應求者後又磨泐而王正己再刻之秀才所盜之石竟不得出

異哉

石墨鐫華

林宗墓在介休縣驛路傍介休碑作界休

來齋金石刻考畧

天下碑錄云在汾州介休縣墓側又有郭有道碑云在太原府平晉縣蔡邕文并書在龍泉側按有道止

一碑此其誤也

按此碑久已不存歐趙亦未見隸

釋云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之矣今林宗墓側有一碑乃近人傅山所為體既杜撰跡復醜惡無知者以為中郎書爭相傳拓可笑也聞鄭簠又書一碑與傅山並峙豈以傅山為非其人而欲自擬中郎也

魏釋

按此碑今日所傳拓者凡有二本乃近人傅青主鄭谷口所重書字跡醜惡不足云矣愚所錄此本是乾隆七年如臯姜任脩摹本任脩字自耘號退耕後有自識云予從寒山趙氏拓本摹得又摹北海孫氏所



藏石經殘碑得中郎筆法以吳炳補桐柏碑之例重  
補此碑或比近人傳山鄭籛杜撰者差勝云愚按是  
本以亨爲享以適爲隨以殷爲隱則皆見於劉熊碑  
者也以穉爲牆則見於石經論語者也又以權爲確  
以穉徠爲栖遲則皆見於婁壽碑者也劉熊碑世或  
傳爲蔡書亨適殷三字洪氏亦嘗以假借釋之至婁  
可碑則未有目爲蔡書者石經論語雖屬蔡書然穉  
權諸字則洪氏未嘗以假借釋之借非原石如此何  
以能闇合乎又或疑姜從隸辨摹入然若使從隸辨  
摹補亦焉能免參差集綴天吳衽褐之痕而予曾見

姜君所摹袁逢曹全諸碑手意莽鹵斷不能脫空摹  
擬而勻潔若此惟其不能自運是以筆蹤弱劣不稱  
漢碑骨格而要之典型具在非傳鄭二刻比也且其  
通體筆意與寒山趙氏所摹婁壽碑相似則其自出  
寒山諒非誑語矣 此本內以瑋爲緯顧南原隸辨  
之書不著于錄卽此一條亦見姜氏此本非從隸辨  
來也 此本及傳鄭二本並云年四十有二以建寧  
二年正月乙亥卒蔡中郎集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  
寧二年正月乙亥卒水經注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  
寧四年正月丁亥卒三處互異後漢書本傳云建寧



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闡人所害林宗哭之  
慟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考陳蕃竇武之死在  
靈帝建寧元年九月史不誤也然則林宗當生于順  
帝永建三年戊辰至建寧二年年四十二也惟是是  
年正月甲辰朔二月癸酉朔乙亥丁亥二日則正月  
皆無之若依水經作四年則其正月廿六日是丁亥  
然於史又不合是則所當闕疑者亦不得因有水經  
作四年而遽謂此本誤也 傳青主書此碑後有跋  
云此碑在南渡之前已不可見而今乃有藏此碑者  
吾從汾陽曹孝廉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陋

甚不知青螺公所嘗識以爲漢碑者又何本也按此  
所謂青螺者郭子章也子章重刻郭林宗碑跋云介  
休王尹正己訪於汾故家得舊碑示余予近過許昌  
摹魏受禪文參之斯碑字體畫一其出蔡手無疑王  
乃命工鐫之貞珉据此云字體與受禪相類則是方  
整一種者矣此亦足證姜氏所摹之非無據也

記

兩漢金石

按太平寰宇記河東道汾州介休縣郭林宗冢在  
縣東南二十里周武帝時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詔  
特留據此宜林宗之碑流傳最久乃自宋以來著



錄家皆未之及知此碑已亡于唐代或宋初矣今  
所錄者乃明傅山所書刻於林宗墓側字迹醜惡  
殊昧古意 國初鄭氏簠亦有重書之本皆不足  
觀翁鴻臚方綱云家藏別有姜任修本較傳鄭二  
家頗有根据然姜子恭壽孝廉與昶善言及此碑  
亦不信以為真也因其文尚與史傳及蔡中郎集  
文選諸書有資攷證處姑著于編識者自能辨之

六經集作六籍隨集集作游集絕軌文選作紀軌  
誤年四十有二集作四十有三凡我同好集選並  
作凡我四方同好惟先生之德集作推先生之德  
誤以謀不朽集作以圖不朽見述集作紀述樹碑  
集作建碑奮于集作奮乎幽浚集作幽濬至赫字  
漢隸亦有作赫者碑書赫赫二字為赫竟與美

字無異失古人省  
文假借之旨矣

豈知此集亦真古矣之選詳



金石萃編卷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祖謨

漢九

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

碑高七尺廣三尺四寸十七行  
行三十六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

晨長史臣謙頌首死罪上

尚書臣晨頌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

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廟不能聞廟

德政恢崇壹變夙夜憂悒累息屏營臣晨

去



頌首頌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丰到官  
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  
聖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所馮依肅肅猶  
李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脩  
上案食醑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  
孔子乾川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伯故孝  
經援神摯曰廟諱王制命帝卯行又尚書孝  
靈耀曰王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伯  
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義臣以  
為素王稽古德亞皇代雖育衰成世享之

金石錄卷三  
頌首頌首死罪

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彛廟曰  
祠孔子以大宰長吏備屬所以尊先師重  
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百姓  
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  
益於民制乃孔子廟諱德煥炳光于上下而  
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  
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  
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蔽春秋行禮以共  
煙祀餘口賜先生執事臣晨頌首頌首死  
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執稱為效增異



輒上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尚書

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

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

昔左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  
承敝隨衰黑不代倉口不應聘嘆鳳不臻  
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佗端門見徵  
血書著紀黃玉韻應主為漢制道園可行  
乃佗春秋須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  
鈎河撻維却揆未然魏魏蕩蕩與乾比崇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略云云於此見漢制天子之  
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  
而已余家集錄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患其磨滅獨斯  
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

集古錄

右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靈帝建寧二年立按永興  
元年孔龢碑載吳雄奏用辟雍禮春秋饗孔廟出王  
家錢給大酒直距此纔十有七年史晨復云到官秋  
饗無公出酒脯之祠至於自用奉錢乞依社稷出王  
家穀以共禋祀此蓋有司崇奉不虔旋踵廢格也孔  
龢碑中吳雄奏章則云奏雒陽宮此亦奏牘乃云上

此亦不  
言



尚書者郡國異於朝廷不敢直達帝所因尚書以聞也樊毅復華下民租奏其式與此同

碑以倉為蒼煙為裡汗為叶恪

即怖字孳即契字韻古響字隸釋

飲酒畔宮者泮宮之異文也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

禮殿記亦作畔宮

金石文

後漢書張衡傳曰初光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

焉自中興後學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

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大略以為識書始出蓋

知之者寡自漢取秦莫或稱識若夏侯勝眭孟之徒

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者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

書閱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此皆欺

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偽較然衡真儒者能昌言以闢

之乃史晨碑中引用識緯荒誕之語以贊述孔子傳

會其文可見桓靈時其學猶傳習不衰碑云臣晨者

魯相史晨長史臣謙其姓莫聞其云自以奉錢即俸

錢也又云褒成世享之封後漢書孔昱傳七世祖霸

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賢按孔霸字次儒即安

國系也習尚書宣帝時為大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

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薨諡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



皆誤也予按桓帝永興中魯相乙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云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則東漢時本是褒成侯爵劉昭以范曄二書封侯皆誤者其說非是又云孝經援神摯去計切音器絕也契券或借用前漢書溝洫志內史稻田摯重其議減注摯收田租之約也又祠孔子以太宰上從穴又云百辟卿士士字竟作土寫禮器碑四方士仁華山亭碑卿士百辟周憬銘濟濟吉士皆作土又云寢息耿耿寢下從侵又云以供煙祀煙音因孔穎達尚書禋于六宗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

不復從文平

月頌抄

曰禋潔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槩燎祀司中司命覲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潔敬之名耳據孔氏之疏惟鄭康成有禋之言煙周人尚臭之說若非柴燎以上之祭則不可以煙氣臭聞盡通禋字之義也賈公彥周禮大宗伯釋曰按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明禋注云禋芬芳之祭



又按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竝與煙得相叶也  
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  
用煙則此文是也鄭于禋祀之下正取義于煙故言  
禋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祀郊  
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  
氣之臭聞于天引之者正煙氣也據賈氏之疏康成  
取義于煙與禋竝得相叶祭宗廟祭上帝皆有升煙  
報陽之意與孔疏各見異同今觀此碑竟書以供煙  
祀及樊毅修西岳廟紀書奠柴燎煙魏曹丕受禪碑  
亦竟書煙于六宗則知漢魏間學者以煙氣臭聞解

禋者猶多博稽苟採吾于鄭氏之說尤覺信而有徵

**按**又云庶政執稱報字從欠又云端門見徵端門在  
聖廟東南汁光之精金薤琳瑯汁作叶黃玉諫應古

響字嚴發殘碑桓譚佐陳章

金石遺文錄

金石錄云魯相晨有兩碑皆在孔子廟中其一云臣  
蒙恩受符守者卽此碑也其一云相河南史君諱晨  
者卽後碑也集古錄作史晨孔子廟碑天下碑錄作  
魯相晨等奏出王家穀祠孔子廟碑隸辨  
東京隸墨其流傳於今者乙瑛韓敕史晨最爲完善  
乙瑛碑祇敘奏而附以贊是碑祇敘奏而附以銘蓋



法史記三王世家爲髯翁表忠觀碑所祖但是碑銘  
詞以談然崇爲韻吾甚訝之古韻有不可強通者如  
此等其一也

鮎琦  
亭集

右漢魯相史晨孔子廟碑內缺二字自隸釋所錄已  
然闕里志餘下作胙字蓋因晨後碑有餘胙賦賜句  
也山東通志流上作周字闕里志又改周流爲轍環  
通志遂削去餘胙句皆妄不足據銘云昔在仲尼汁  
光之精又云承敝遭衰黑不代倉者以孔子爲黑帝  
叶光紀之精而不得代周有天下也汁卽叶字又云  
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韻應者公羊傳

何休註云獲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  
子沒周姬亡彗星出秦政起口破術書記散孔不絕  
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當時蓋有此說皆  
緯書所載漢人一時傳習往往見諸文字如禮器卒  
史諸碑言多相近至以孔子作春秋謂爲漢制則尤  
傳會可笑矣 碑式云文十七行行卅六字顧氏隸  
辨云卅五字蓋行末各損壞一字顧氏但據今拓本  
故云卅五字也

金石  
存

假借之字洪所未著者以稷爲稷以土爲士以軟爲  
報以畔爲泮其云汁光之精者緯書黑帝汁光紀也



方言協汁也自關而東曰協關西曰汁其云黑不代  
倉者與班孟堅非是對仁不代母句法順逆不同此  
蓋謂周以木德王東方木爲蒼色而孔子黑帝之精  
不得以水代木其義則與仁不代母同耳兩漢金石記  
右碑前載史晨奏詞後爲韻語贊孔子之聖也晨旣  
奏言于朝以其副上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  
漢世郡國奏事之例蓋如此猶今時題本之有副又  
有揭帖也考是時太傅則南郡華容胡廣伯始太尉  
則沛國聞人龔定卿司徒則東萊牟平劉寵祖榮司  
空則潁川鄧許栩季闕大司農卿則不知其人矣潛研

堂金石  
文跋尾

碑載漢郡國奏事之式其首言建寧二年三月癸卯  
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  
洪氏隸釋云上尚書者郡國異於朝廷不敢直達帝  
所因尚書以聞也案無極山碑載太常臣耽丞敏頓  
首上尙後載尚書令忠奏雒陽宮是臣耽位太常亦  
同郡國矣漢制羣臣奏事多詣尚書上聞亦不盡限  
以內外之制獨斷所謂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  
詣尚書通者也授堂金石跋  
此碑下一層字嵌置跌眼鄉來拓本難于句讀自乾



隆已酉冬何夢華將跌眼有字處鑿開從此全文復

顯山左金  
石志

碑子有碑卿土以土為士按韓敕碑四方土仁侯成

碑遐邇土仁華山亭碑卿土百辟周憬功勳銘濟濟

吉土楊君石門頌庶土悅應土皆作土然漢碑中土

字往往右旁加點正以別於士字也碑又引尚書考

靈耀曰邱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按水經注引春

秋演孔圖云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

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孔子卒以所

受黃玉葬魯城北後云黃玉韻應亦本此小廬  
隨筆

按此碑最完善可讀然從前拓本每行止三十五

字後碑亦然蓋因最下一格陷近碑跌難于著墨

故金石圖所摹兩碑三十五字之下即界橫格也

末云增異輒上按通鑑漢靈帝徵董卓為少府卓

上書言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胡三省注引李賢

曰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又引隸釋此碑及光

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奏後增異復上之

文為證此蓋當時奏文結束之常語蓋言繼今事

有增於此者異於此者將復上也銘云承敝遭衰

黑不代倉者孝經鉤命決云邱為制法之主黑錄



不代蒼黃碑蓋用其語銘又云鉤河撻雒卻揆未  
然考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竝引河圖稽耀  
鉤及河圖真紀鉤文選注引又有河圖考鉤易通  
卦驗開元占經竝引雒書摘亡辟文選注初學記  
類聚御覽皆作摘亡辭則鉤河摘雒四字其卽用  
二書之名乎全氏祖望以銘詞談然崇叶韻爲疑  
昶觀此銘上文皆用陽庚青諸韻中閒忽叶干字  
至此又用然字實不可曉至談字則急就章屈宗  
談已與上文尹李桑下文崔孝讓相叶不足疑也  
史晨饗孔廟後碑金

此文卽刻於前碑之陰高廣尺寸竝同十四  
行行三十六字後刻唐人題記四行正書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遊越騎校尉拜  
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  
日拜謁孔子聖見闕觀式路更踞既至升  
堂屏氣拜手稟肅肩僂髡若在依依舊  
宅神之所安春秋後禮稽成廟諱靈而無公  
出享獻之羹欽曰春饗藥物嘉會述隋辟  
靡社稷品制卽上尚書參以持驗乃敢承  
祀餘肫賦賜刊石勒銘并列本奏大漢延  
期彌億億萬

聖廟正深林拾遺  
三才不備是也



時長史廬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  
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  
琮守廟百石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  
元世河東太守孔亮元上冢土孔哀文禮  
皆會廟堂國縣員次吏無大小空府竭寺  
咸俾來觀并畔官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  
合九百七人聯歌吹笙孝以六律八音克  
諧蕩耶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  
靡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  
史君饗後部史仇誦縣吏劉耽等補完里

卡

中道以周左店恒壞河住屋塗色脩通大  
溝西深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殺民侵擾  
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麥給令還所殺民錢  
林

卡

史君念孔瀆顏母并去市道遠百姓酷買  
不能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  
破左右咸所願樂  
又勸瀆井頊民饒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  
道表南北各種一行梓  
傲夫子冢顏母开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



人月與伍除

大周而穰二季二④廿三⑤金臺觀主馬元貞弟子楊

景園郭希元奉勅於東岳作功德便謁

孔夫子之廟題石記之內品官楊君尚歐陽智琮 宣

德郎行兗州都督府倉曹參軍事李叔度

前碑載奏請之章此碑敘饗禮之盛其補牆垣治瀆

井種梓守冢皆在饗廟之後字畫亦大小不等蓋史

君孔林中事不一書也

碑以文陽為汝陽濡為瑯蕪即薦字尤即冗字唐即牆字

壤即壤字肉即肉字隸釋

余所收二碑在漢碑中頗為完好前碑止缺十一字

後碑止缺一字按都元敬與楊用修所錄前碑缺二

字而後碑乃缺三字且前碑上尚書後有時副言大

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等二十字

而都楊本俱無之後碑又較二公多一望見闕觀觀

字一享獻之薦薦字豈都公所收偶是缺壞本楊公

又從都公書中鈔錄不及以碑證耶

石墨鐫華

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首僅見漢書梅福傳東漢

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

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

余曰一徵于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



靈光之南闕一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今日拜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踞至既升堂爾時闕尚存可得

其名里之由

閻若璩四書釋地

碑所云春饗晨以建寧元年四月到官則斯石亦當在二年之春也故今人皆謂之後碑自敘到官至與天無極備述史晨饗廟而并紀其會祀之人史君饗後至給令還所斂民錢財則書部史仇誦縣吏劉耽等自以道濡麥募力補道築牆作屋通溝之功史君念孔瀆顏母井至咸所願樂則又書史晨立昌平亭會市後又書晨勅瀆井復民飭治桐車馬道表種梓

又書假夫子冢顏母井舍魯公冢守吏四人竝一時當官尊聖之美績當是孔氏宗黨所立故稱之曰君也隸釋于今日拜字下闕一字予觀碑字猶存言傍當是拜謁孔子碑云祇肅肩僂肩先結切先入聲漢武紀用事八神肩朕如有聞注肩與肩同僂音愛禮祭義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陸氏曰微見也此卽髣髴若在之意以壁雍爲辟雍與史晨前碑同百石孔讚乃百石卒史也自桓帝永興元年魯相乙瑛請置守廟百石卒史至是已十六年處士孔褒文禮宙之子融之兄也褒字文禮融字文舉卽藏匿



張儉與融爭死者立碑之歲距其父宙之死方七年則褒年尚少便得列名于尚書太守之後其名稱必已表著矣又云城池道濡濡卽孺字還所斂民錢林隸釋材字作林於文義不能通予細觀碑刻林字如此寫乃材字材與財通也又云勅瀆井復民者復民之雜役專畜其力于瀆井以備開浸桐車馬者以桐木爲車馬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韓延壽傳曰賣車馬是也碑後有武后大周天穠二年馬元貞等題名穠卽授亦作贅見契苾明碑卽月亦作囹囹卽初皆金輪所製也又云孔瀆闕里志曰其址不可考想

相去顏母井不遠顏母井闕里志曰在顏母山中遺

址猶存春祭尼山之日遣族人祭其井昌平亭闕里

志曰以昌平山得名故址在昌平山下今廢

金石遺文錄

史晨後碑又勅瀆井復民按玉篇敕今作勅易噬嗑

先王以明罰勅法釋文云勅恥力反此俗字也字林

作敕又釋文條例云來旁作力俗以爲約勅字說文

以爲勞俅之字如此之字改便驚俗止不可不知爾

六經正誤云此陸氏謂經文旣用此字不敢改也然

陸氏但知從來從力爲勞勅字而不知約勅之勅本

不從來蓋勞勅字從往來之來音力代反約勅字從



來從力音敕來從兩入音棘往來之來從兩人音萊  
來隸變為束又音刺重兩束為棗竝兩束為棘自漢  
以來誤以來為來故東方朔謂兩來為棗其舛久矣  
敕字雖見史記亦是從束非從約束之束也從文者  
力之變也勅出於勅勅非俗字也愚謂正誤之說非  
也諸字書既無勅字并無來字兩來為棗者隸譌束  
為來而乃謂變來為束棗從重束見於說文非從來  
也束本作束有似於來故致譌爾誠敕之敕說文從  
支從束擊馬之敕乃從束本是兩字後人譌敕為勅  
又譌束為來轉轉相譌遂以勞勅之勑為敕而乃謂

敕出于勑從攴者力之變尤為荒謬又以敕字非從  
約束之束蓋未考說文敕與勑為兩字也敕之為勑  
譌於後漢說見後華山廟碑下易噬嗑先王以明罰  
勑法書皋陶謨勑我五典五惇哉益稷勑天之命康  
誥惟民其勑懋和多士勑殷命終于帝詩楚茨既匡  
既勑勑皆作勑者從石經之文也正誤謾為無稽之  
說以攻釋文不足依據 隸辨 厥譌者亦多不以勑知  
金石錄載二碑之外又有謁孔子冢文則史晨有三  
碑矣而又云魯相晨有兩碑何也且又稱其他文字  
雖完皆不可次第故其碑目將二碑前後易置金石







耳虛舟  
題跋

韓敕二碑陰孔氏苗裔二十餘人以是碑合之惟故  
尚書翊河東太守彪已見韓碑處士褒則其父郎中  
宙見韓碑此外尚有五官掾暢功曹史淮守廟百石  
讚副掾綱而乙瑛碑亦有守文學掾龢史憲戶曹史  
覽皆屬闕里世系所當采者爰牽連及之

鮒琦  
亭集

前碑畔宮以饗飲之地言故字从宮此碑畔官以文  
學之職言故字从官漢書諸經列於學官亦以巒序  
之地言之溧水又有校官碑亦言學校之官隸釋後  
碑亦作畔宮者訛也又末一行顏母开舍开字上二

拓不似水官

畫不伸出與前文顏母井字不同或以爲井字之別  
體則隸勢之變不可知耳 前碑東向而碑陰乃西

向故孫退谷庚子銷夏記誤以後碑爲前碑也

退谷  
又誤

以戊子  
爲戊時予嘗得百年前拓本皆前後二碑每行三十

五字耳竟覓下一字不得也乾隆丁酉曲阜孔誦孟  
戶部請假歸予屬其命良工洗濯諸碑而精拓之則  
每行下一字皆入跌嵌者寸許是以從來拓者莫能  
措手戶部命工人多力者舉而起之於是戊戌寄來  
之精拓新本皆每行三十六字計前碑凡多出十字  
後碑凡多出五字然今世所行偽翻本之絳帖內有



雅歌吹笙至與天無極四十字目爲蔡邕書其考字  
下確有六字絳帖是就淳化閣帖重摹豈得摹入是  
碑哉此必是明朝人所爲耳而其時是碑下一字尚  
有拓本可知矣又按是碑豐字爲豐克字有點與華  
山廟暨夏承碑同予嘗於華山碑跋詳論之然於是  
碑亦究未敢定其書人也 王虛舟謂金石錄有魯  
相晨謁孔子冢文云建寧元年三月十八日丙申又  
云其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自丙申至於戊子相去  
五十二日三月十八日爲丙申四月十一日不得爲  
戊子此間宜有閏月而後漢靈帝紀二月後不書三  
月但書閏月以此碑證之知閏月之當爲三月且爲  
月小盡無疑也方綱按此在通鑑目錄何以虛舟弗  
之考歟今以通鑑目錄合之是碑列是年五月至五  
月月朔於此

漢靈帝建寧元年戊申

据通鑑目錄二月己酉朔 是月大盡

据史晨碑三月己卯朔 十八日丙申 是月小盡

据通鑑目錄閏三月戊申朔 是月大盡

据史晨碑四月戊寅朔 十一日戊子 是月小盡

据通鑑目錄五月丁未朔 兩漢金石記



漢書禮樂志桐生茂豫師古讀桐爲通言草木皆通  
達而生此碑云桐車馬于瀆上亦以桐爲通也

潛研堂金

石文  
跋尾

碑稱守廟百石孔讚案闕里文獻考云二十代完龔  
封褒亭侯早卒無子以弟讚之子美紹封讚字元賓  
守廟百石卒史與此合文獻通考又以孔綱孔淮爲  
二十代孫又云河南尹晨字伯時亦爲二十代孫今  
碑稱史君諱晨字伯時豈誤以史晨爲孔氏耶

山左金石

前祠孔廟奏銘飲酒畔宮此碑宮又作官顯鑿非訛

案官與館通漢書王尊事師郡文學官注以郡文學  
之官舍如博士官然則畔官卽文學館耳故文學先  
生成在其中今刻隸釋作畔宮當未審也

授堂金石跋

碑言孔瀆顏母井按瀆當爲竇隸書假借今尼山下  
有石竇俗稱夫子洞是也東爲顏母山山前有顏母  
莊俗呼母莊古井在焉其西有魯顏莊俗譌魯源禮  
器碑謂顏氏聖舅居魯親里卽此也碑言於昌平亭  
下立會市今昌平山在尼山之南中有沂水界之然  
則昌平亭當在水南矣吾友武君虛谷謂畔官洪氏  
誤釋作畔宮馥按前碑云飲酒畔宮此碑亦當爲官



碑作官者隸體宮字多書作官北海相景君碑陰營

陵竝作營陵是也

桂馥跋

孝廉柳敏碑

碑高六尺一寸廣三尺十四行行二十六字

故孝廉柳君

諱敏

字愚卿其先蓋五行星

仰世入舍柳宿之精也放象為用縣設為

道口商家而禪口口口而主或聞生柳惠

國大夫而深俗稱焉君父以孝廉除郎中

口部府丞君追祖繼體歷職五官功曹守

宕渠令本初元年太守蜀郡口君復察舉

君口命失年君清節儉約厲風子孫固窮

守陋不口口堂無文麗墓無碑識建寧元

年縣長同歲捷為屬國趙臺公憤然念素

帛之義其二年十月甲子為君立碑傳于

萬基曰勒歎之厥辭曰

惟斯柳君天贖鯁口龍祖口風行無遺闕

授政股肱諫爭匡弼奮威外困屬城震栗

宰守撥煩垂名所立表貢王庭聖極爵位

可辜穹蒼官寵不遂予惟三六庶昔延李

建立斯碑傳于萬世子孫繁昌永不溲滅



鳴呼哀哉鳴呼哀哉辭曰

山陵廟諱室口斯邦兮先人脩質尚約清兮  
汝飭不雕隕處感兮季子信舊帶樹松兮  
僖俗追歿歎口揚兮亡而像存樂嘉靈兮  
宗子于集啗其鳴兮四時烝嘗不廢充兮  
右孝廉柳君碑今在蜀中柳君名敏歷五官功曹宕  
渠令碑以孝廉稱之重其行也其父亦因孝廉除郎  
中碑字雖有漫滅考其文意蓋柳君以本初元年再  
爲郡守所舉不幸而死後二十三年縣令趙臺念其  
墓無碑識故爲立石時靈帝建寧二年也碑云敏之

先乃二十八舍柳宿之精頗類張姓連天之說不典

孰甚焉

碑以星仲爲星中萬基爲萬菴  
潭卽漫字流卽荒字

隸釋

右漢孝廉柳敏碑漢隸字原云在忠州忠州今屬四  
川重慶府道路遼遠自宋時洪趙二家而外他人皆  
未見著錄近時不知何人始數致拓本江南藏碑者  
皆有之予審視再四疑後人用舊文刊刻不及細檢  
致多脫誤其可訾者數端隸釋錄此文固窮守句下  
存一不字不下注闕三字今此碑不下止闕二字以  
上下文義讀之自清節儉約厲風子孫固窮守陋以  
及堂無文麗墓無碑識皆以四字成句東漢文體自



金石錄卷之三  
是如此不應此句獨減一字也碑云因勒歎之隸釋  
作因勒銘歎之此句若無銘字成何文理漢碑雖多  
艱深古奧之辭然必不至此銘云天鱗鯁口字書無  
鱗字隸釋字原皆作天憤字原注云義作資奮威外  
因二書皆作梱字原上平哈韻懷字引此碑嗚呼懷  
哉今碑亦但作哀凡文字刊版者類不如石刻之真  
故前人往往以碑本正書冊之訛然如此碑前二字  
脫落顯然後數字雖未知孰爲是非但洪婁二公皆  
精于考訂一字之異必證據確切詎有外梱作外困  
獨置而不論之理至若鱗不作憤哀不作懷婁氏字

原又何從摹其隸體編入韻中乎予蓄此疑久而未  
決適錢塘黃松石過予因論漢碑出此相質彼言審  
視隸法亦無漢人淳古之氣斷爲僞作無疑予遂欲  
屏去不錄旣以此碑真迹遠在蜀地實爲難得獲此  
本者鮮不珍之未必有細加推勘如此者因納之錄  
中而詳載其說于後

金石存

碑文云二年十月甲子考金鄉長侯成碑建寧三年  
四月二日癸酉順數至十月不應有甲子當在九月

十一月之下旬

校定隸釋存疑

按此碑字體庸俗初無古意金石存以隸釋原文



勘對辨其誤者數處知爲後人僞作祖諦審全碑  
而知其誤不止此也原文云蓋五行星仲廿八舍  
故洪氏謂碑以星仲爲星中今刻仲廿八三字爲  
仰世入不可通矣銘辭何辜穹蒼爲可辜庶昔延  
季爲延李建豎斯碑爲建立四祀丞嘗爲四時今  
刻皆誤其爲淺人重書勒石無可疑者又銘後哀  
哉之下繼以辭曰蓋用楚辭亂曰之體與北海相  
景君碑同例此刻作辭傳刻之誤今本隸釋亦譌  
爲辭則後人又據碑文校改也祖恐後人爲其所  
惑反以隸釋爲誤故依碑文錄之而申論其僞如

此

### 淳于長夏承碑

碑高八尺一寸廣三尺九寸十三行行三十字後  
刻唐曜記四行正書石今在永年縣紫山書院

君諱承字仲奕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  
中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典據  
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豐其慶是故寵  
祿傳于應世帶薰著于玉室君鍾其美受  
性淵懿舍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群藝靡  
不尋矚州郡更請屈己匡君爲主簿督郵  
又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送事所在



執憲彈繩糾柱忠繫清肅進退以禮文道  
篤愛朱人後已東讓有終察孝不并大傳  
胡公歆其德美拵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  
歸高除淳巧長到官正席流思衷善列姦  
示惡旬月外行風陷改易輔軒六應衆躍  
臨津不日則月皓天不弔殲此良人率又  
十有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嗚  
呼痛哉臣隸辟踊悲動左右百姓踴眺若  
喪考妣嗾孤憤泣物悵慘摧勒銘金石惟  
以告東其辭曰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繼先軌  
積德勤紹燕巧諒子君之羣德也時繫社  
明明君德令問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對  
庶同如蘄意顯未止中遭冤天不終其紀  
夙世實祉早喪懿寶抱器幽潛永歸蒿里  
痛矣如之行路感動黨魂有靈嗇後不朽

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

右蔡邕書淳于長夏承碑在廣平府承不知何許人  
其仕與卒皆無當於廣平碑所自來莫可考竟永樂  
七年修歲久踣仆成化己亥前守秦公民悅復建愛



古軒以覆之碑首有穿疑所以受粹懸棺而八分字  
畫奇古信爲漢物無疑迨今幾七十年海內賞鑒  
□□矣嘉靖癸卯築城之後爲工匠所毀越二年□  
來守郡索諸瓦礫閒不獲乃取模本臨石置亭中予  
觀歐陽子集古錄至千卷自口爲多口碑錄所未載  
口其時已云漢隸難得况後此五百年復見古人未  
及見之完碑乃不幸而淪毀豈不可深惜耶今臨刻  
適勁不失漢風骨足作佳觀它時興修者他山之石  
何限豈口茲口也哉嘉靖乙巳五月唐曜記  
右漢淳于長夏承碑在今洛州元祐閒因治河堤得

于土壤中余家所藏漢碑二百餘卷獨此碑最完金石錄

右漢北海淳于長夏君碑篆額此碑字體頗奇怪唐  
人蓋所祖述漢字有八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  
梁庾元威作書論載隸有十餘種曰芝英隸花草隸  
幡信隸鍾鼎隸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  
隸雲隸蟲隸龜隸鸞隸此碑蓋其間之一體郭仲奇  
碑云有山甫之縱又云徽縱顯魯峻碑云比縱豹產  
趙圉令碑云美其縱高外黃碑云莫與比縱此碑云  
紹縱先軌皆以縱爲蹤字讀者乃爲蹤蹟之蹤非也



金石錄卷之三  
三  
据此數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注殆未然也碑

薰為勳。淹為奄。咳為孩。感為戚。黨為儻。帶即策字。退即退字。戀即嚮字。隸釋

蔡邕書夏承碑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

厖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陵百

代筆陣堂堂者乎碑在今廣平府學王暉秋 澗集

子承乏廣平見府治後堂有碑仆地閱之乃漢北海

淳于長夏承碑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所書八分體按

古者天子諸侯士葬必斲木樹豐碑鑿孔貫繩綽以

懸棺而下壙秦漢以下始易石臣子因書君父之功

于其上今碑額有孔政古制也但碑之下截凡一百

一十字年久蘇蝕係後人摸刻覽者當自擇之秦民

平 吳山先生金石錄云此碑在廣平府治後堂

志 復刻之 慶東陽 李亨 漢 刻 跋 碑 陰 當 亦 有 此 跋 亦 不 詳 也

碑後刻尚書蔡邕伯喈及永樂七年等字乃庸妄人

所加楊文貞公集中亦有此跋謂近歲廣平府民因

治河得此蓋廣平古洛地也所謂近歲恐即永樂七

年子向官京師時廣平通判山西宋孟清為子言府

學復有一碑字與此類子益疑焉江陰徐子擴好奇

士也嘗得舊刻雙鉤其字近以惠子與此絕異此云

勤紹舊刻作勤約且其間字之闕者四十有五而此

獨完好則其偽不俟乎言 楊公跋又謂中書舍人

建寧元年見錄  
化本中



金石錄卷十三  
陳登以碑爲蔡伯喈書蓋不考王氏文集之故後公  
撰登墓志言永樂間以篆書名者登之外有吳中滕  
用亨及四明王尹實觀此亦可以知其師矣金薤  
琳琅

碑稱夏君於建寧三年六月卒官而是時伯喈繇橋  
司徒府出長河平入爲郎中又其隸法時時有篆籀  
筆與鍾梁諸公小異而骨氣洞達精彩飛動疑非中  
郎不能也但蔡集不載而他書亦無可考姑闕以俟

知者

弇州山人  
四部稿

碑文云淹疾卒官臣隸辟踊百姓號咷知此碑是淳  
于治民所立後漢郡國志淳于北海國屬邑第六漢

北海國今山東濟南迤西地與廣平接壤疑宋時治  
河得碑處卽淳于故治不得謂承之仕與卒無當于  
廣平也碑云策薰著于王室以薰作勳從熏書薰省  
文也皓天不弔魏修孔子廟碑太皓遊龍以若世虞  
氏儀鳳以臨民皆以皓作昊堯廟碑恩如浩蒼則以  
浩作昊劉熙釋名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承以  
六月卒官其用皓字更宜咳孤憤泣以咳作孩說文  
咳古文從子作孩張爾公以孩非古文咳觀此讀書  
通引扁鵲傳注咳與孩同之說是也君之羣感以感  
作戚譙敏碑寮朋親感與此同黨魂有靈以黨作儻



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徼幸讀作儻碑又云中曹冤天  
玩碑字上作一畫第二畫從右轉筆而左起不平蓋  
天字也音黝博雅不盡天年之謂天韓文公韋夫人  
墓銘歸逢其良夫夫婦獨不以年而卒以天又歐  
陽文忠蔡君山銘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子銘其  
傳不朽計簡文別作反碑所書是也韓歐用字皆合  
古義而都太僕錄作冤友何其陋也

金石遺文錄

臨汝帖以爲蔡邕書後遂仍襲弗疑今重刻者直書  
于碑末云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中郎之蹟傳于今  
者惟石經遺字爲有據而與此碑字體不類不足信

也

隸辨

夏承碑字原云在洛州州衙洛州今北直廣平府也  
王秋澗則云在今廣平府學今其石已亡不可得而  
考矣成化己亥秦民悅跋云碑之下截係後人模刻

此跋當非系于碑

則成化間元碑下半已重刻矣至嘉靖二十四年知  
府唐曜重刻于漳川書院跋云碑因取石築城爲工  
所毀元碑于是全亡今世所行皆漳川本也較之元  
碑不惟筆法全失并字畫之譌者三十有七至以勤  
約作勤紹則又譌之最甚者矣元搨余曾見兩本一  
則何吧瞻太史一則楊景西明府楊本闕字正與秦



跋合則猶是下半未補刻以前本比余至淮陰而楊

本已為吾友畢既明鉤得然終以斷闕不全為恨及

還二泉臨江刺史胡君玉笥亦有鉤本而一百十字

巍然竟完于是發意精搨一本碑首舊有漢北海淳

于長夏承碑九字篆額今本無之而何楊兩元本亦

未搨得故余所臨竟亦闕如也虛舟題 跋原

銘辭始終一韻期列寶朽四字皆可與紙韻相通惟

動字不可強叶即毛初晴三聲兩界之說亦不可通

不知古人當作何讀法也金石存

碑在永年縣城內漳川書院二門外此碑凡有三本

金石錄云因治河隄得于土壤中者此一本也金薤

琳琅云江陰徐公擴嘗得舊刻雙鉤其字以惠子與

此絕異者按此即成化閒郡守秦民悅跋所言下截

為後人模刻者此又一本也嘉靖閒郡守唐曜取摹

本臨石置亭中此又一本也碑之存貯亦是三處府

治也府學也漳川書院也漢隸字源云在洺州州衙

秦民悅見府治後堂有碑仆地者應即此碑矣而元

王文定公暉秋澗集以為蔡中郎書且云在廣平府

學然則成化時何得尚在府治竊謂元祐時並無人

指為蔡中郎書而民悅跋中乃仍文定臆度之語與



今本碑末直書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者無異似乎民悅所見已非原碑矣唐曜重刻跋云置亭中其時漳川書院已建而跋云亭中似亭卽民悅愛石軒之舊趾又何人移入漳川書院乎至于古今搨本不同不獨書法好醜異也其款式字蹟之別亦有三端勤約勤紹字之不同一也舊有碑額云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九篆字今本碑額只夏承碑三篆字而銘詞下刻一方圈內作楷書淳于長夏承碑六字標題之不同又其一也舊本十四行每行二十七字今本十三行每行三十字行數之不同又其一也

隸釋碑圖云圭首之

上有暈二重自右周于左復有一重篆額三行黑字其文十四行行二十七字然則嘉靖本

固非成化本而成化本亦非元祐本矣嘉靖二十三年碑爲築城工役所毀他時修城者斷石殘刻猶或遇之未可知耳又按北海者郡名也淳于者郡之縣也長者縣之官也春秋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左傳作淳于公如曹杜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史記正義曰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漢書地理志淳于屬青州北海郡顏氏注云淳于公國之所都今考淳于故城在青州府安邱縣東北三十里而是碑乃



出廣平事有不可解者百官公卿表序云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夏承官終淳于長碑文甚明今之新縣志乃云夏承碑淳于長爲人姓名此乃前漢佞倖傳之名也訛謬甚矣乾隆三十三年永年縣修城急囑留意此碑而竟不可得聞城一面有不必拆者豈正在此一面內耶注師韓韓門綴學漢人于碑碣中世系多不填諱先儒已有非之者是碑于東萊府君不名獨太尉掾得列名而右中郎將又不名不知其何說也其謬不待詰而著矣是碑在趙德甫時完好又四百年明人重刻之盡失其本色

予家有豐學士萬卷樓舊搨可寶也

鮎埼亭集

乾隆甲午秋桐城姚夢穀郎中以雙鉤本見眎中闕三十字卽梁瑤峯尚書所從雙鉤雕木之本尚書自跋云是山陽吳山夫廣文從金壇王虛舟給事摹得者至今戊戌夏又從張晴谿吏部齋中得虛舟雙鉤本則此三十字俱全虛舟自跋謂所見元搨則何吧瞻楊景西二本所見雙鉤則畢旣明胡玉笥二本詳翫虛舟之跋畢旣明鉤本卽楊景西本云闕字正與秦跋合是下半未補刻以前本也胡玉笥鉤本與何吧瞻本則虛舟亦未言其同異而其下云一百十字



歸然竟完以此度之壹似畢旣明本爲闕一百十字者矣然吳山夫金石文存云夏承碑子得雙鉤本于海鹽畢旣明後有豐道生跋蓋從宋搨影摹者中闕三十字蓋猶在一百十字未闕之前者今梁尚書本實闕三十字其爲畢旣明本無疑而何以王虛舟謂闕一百十字豈虛舟之誤歟辛丑春吳門陸謹庭孝廉恭以其所藏宋搨本來眎中闕化行以下三十字後有豐人翁楊景西二跋有景西及畢旣明印其爲山夫所見雙鉤本之所自出無疑顧山夫未見此拓本耳景西卽楊繩祖字則虛舟所見亦卽此本然虛

舟所雙鉤之一本則又別假自臨江刺史胡玉笥之雙鉤本是以較多三十字耳虛舟鉤本遠遜山夫然今見宋拓本始知其筆筆變化左右向背陽開陰閉之妙則山夫虛舟雙鉤二本皆全未夢見矣碑圖及額詳具隸續而虛舟誤作夏承碑不知漢人碑額無稱名者虛舟蓋未之考也

兩漢金石記

碑云策薰著于王室薰卽勳字考易艮九三厲薰心苟爽本薰作動蓋勳之譌孟子太王事獯鬻說苑太王有聖人之恩故事勳育史記周本紀作勳育此薰勳相通之證也沅州本因沅水得名今尚書沅州之



以不識多和以  
和段借方即說

沈作克與沅水異文而說文無克字篆書家不知克  
字所从難以下筆予謂从允从水者或用立水如江  
河之類或用橫水如益顛之類沅本立水或用橫水  
作克而隸變為克爾此碑與曹全碑俱作克亦三之  
變文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夏承碑余据趙氏金石錄洪氏隸釋婁氏漢隸字源  
及廣平志唐曜重刻碑後記斷為自元祐間至嘉靖  
乙巳四百餘年只原刻一碑重刻一碑兩石耳而兩  
石安置之處只一廣平府治耳至于碑在府學之說  
乃見于元王暉秋澗集按此碑出土于元祐復樹于

成化前後並在府治秋澗介乎其間乃云在府學此

必其集偶譌一學字耳明正德間都穆著金薤琳琅

而秦民悅之復樹在其前不及四十年唐曜之重刻

在其後不及三十年亦前後並在府治唐曜刻据金石文字記今

在漳川都穆介乎其間乃因秋澗集府學二字之云

而問于曾任廣平之通判宜其順口荅以府學有之

實則莫須有之言耳又按此碑初出土時完好如新

久之剝落四十五字又久之剝刻下截百有一十字

又久之并將勤約字剝譌為勤紹此原石前後搨本

不同之故其本皆十四行行廿七字唐曜重刻則取



原碑已譌勤紹之搨本勒石全文不闕而改爲十三  
行行三十字此兩石之可考者耳後人未至其地未  
經目驗又不詳考諸家著錄徒以府學二字之譌遂  
有府學一碑與譌勤紹者字相類之說又有初翻本  
亦作勤約之說是原石未毀之前已先有兩覆本加  
以唐曜重刻共有四石宜其紛紛聚訟無所折衷也  
夫府學非僻地也秦唐兩郡守後先圖存漢碑又大  
彰明較著者也乃不知府治之外復有一碑志廣平  
者境內金石皆將求索無遺而近在府學有漢碑膺  
石獨逸之斯皆未爲近理必不然矣此本的真原石

舊搨下截初剜約字未譌去都穆所得雙鉤本當不  
至懸隔余限以每行廿七字驗之皆有接縫其所謂  
闕四十五字在下截者猶可數其殘損字數原石修  
於永樂七年卽定是本爲其時所搨雖不中不遠矣  
抑余于是碑更有說焉昔人謂此碑爲蔡中郎書猶  
在然疑之間余以爲非中郎不能作中郎有九勢八  
字訣惟此碑無訣不具無勢不備當以此爲漢世諸  
碑字之冠中郎書超絕一代凌轍千古其九勢云惟  
筆軟則奇怪生焉然則中郎所謂佳書者在於奇怪  
也論者不明書道輒以此書奇怪而欲降格位置之



劉晏西司防正統  
不心亦亦好乃身  
嘉靖老刻了

此似已余暗  
不生余夜宿  
自生

亦異乎吾所聞也程瑤田通藝錄

碑云兼覽羣藝其字从幸案王元賓碑口心藝術張

表碑雅藝攸載孔酥碑經通一藝皆从壘丁魴史良

張壽陳球張遷景君堯廟諸碑省壘為圭未有从幸

者疑此碑重刻譌謬與約紹二字同也說文藝艸木

不生也藝當為藝不生當為才生木部檝或从藝火

部藝从藝徐鉉謂說文無藝字當从火从熱省聲蓋

不知藝譌作藝反致疑于从藝之字是戴假髯而攻

武安矣說文才字多誤為不畱才耕田也誤為不耕

場才生也誤為不生藝从執執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矣何為不生乎因此碑牽連及之桂馥跋

列子林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死必朽其肉而棄之

然後埋其骨洪容齋曰朽音窶此碑垂後不朽用朽

字乃反其意非朽字也古石琅玕

### 陳德碑

碑止存上截高三尺八寸廣二尺八寸十行行存五字額題漢故陳君之碑六字篆書石今亡

君諱德字伯關建寧元丰二關拜即中

其關下之性蜀郡之關下縣丞張公同關下乃立

斯碑關下

於惟我君關下之仁本自天關下子子孫孫



永關下建寧四年三關下

碑陰

共十一行行存五字額題  
故門下史人名六字隸書

故門下史口關下

故門下史李關下

故戶曹史孟關下

故石曹史王關下

故功曹史陳關下

故郡曹史申關下

故功曹史高關下

故功曹史田關下

故門下史田關下

故門下史王關下

故門下史白關下

右陳德碑并陰集古錄金石志所不載歐陽公趙鄭

諸君子皆未之見也碑在沂州東南數十里田開邵

陽褚峻跡得之搨數本再往則土人埋之矣雍正六

年以後是碑遂亡所在不可復搨金石圖

右漢陳君碑不知所從得但存其上截前有建寧元

年後有建寧四年云云前似其出仕歲月後則勒碑



余身得此  
金石文字有扶  
與之理生者  
願其信已

歲月也其餘字雖可識然無可句讀者碑陰亦有額  
此碑不見前人集錄字尚不甚刊剝惜其斷折無從  
知陳君之行事也

金石存

予初見是碑于牛氏之圖頗聞是碑乃人所偽造牛  
氏誤信而圖之也及見程荔江師意齋所藏碑陰拓  
本渾古圓勁則實漢刻無疑然則其碑之正面亦出  
真石無疑矣是以姑依牛氏所圖之碑載於前而以  
予所見碑陰載於後是碑惟近日牛氏金石圖及吳  
山夫金石文存載之牛氏圖云褚峻跡得之搨數本  
再往則土人埋之矣師意齋藏本蓋即褚峻手搨數

本之一也然是碑今聞之錢塘趙晉齋魏及子門人  
江秋史德量皆云確是褚千峯偽造秋史言其叔江  
賓谷昱云褚千峯嘗親說其偽造是碑之事是一董  
姓人所書即寫黃初年孫二娘石刻之人也今姑附  
錄於此

兩漢金石記

元得舊拓本兩面俱全祇上段上銳下方額下有穿  
其字體渾厚圓勁洵漢刻中佳品也近人以此為千  
峯偽造并云褚嘗親說其偽造之事無論字之古質  
非千峯所能作且使假托漢碑旋即自吐亦何所樂  
而為此乎揆之於理必無其事故為辨之以諭好古

不厭其  
此碑以  
孫君所  
遺



者山左金

石志

漢書

卷之

美于... 且... 其... 漢書

其...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金石萃編卷十四

金石萃編卷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祖謨

漢十

秋勳... 情治... 道

李翁西狹頌

郡函狹中道

道

惠

磨崖在五瑞圖後高八尺八寸廣六尺二寸行行二

十字額題惠安西表四字篆書年月後題名高二尺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

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

多而宿衛弱尉典城各阿鄭之化是曰三

詩持守毀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順

惠

七寸五分廣二尺

三寸五分十一行



經古先以已博愛陳以已德義示之已好  
惠不肅而威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  
抑督郡縣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不暴  
寡知不詐愚屬縣起教無對會之事傲外  
來庭面縛二千餘人奉穀屢登倉庫惟億  
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  
峻緣崖俾閣兩山屏立隆崇造雪下奔不  
測之谿阨阻促迫群臣車騎進不能濟息  
不得駐數有顛覆賈隧之固過者創楚悌  
悌其慄君踐其險蒼沙淵水嘆曰詩所謂

如集于木如臨于谷斯其殆我困其事則  
為設備今不圖之為患無已勅衡官有秩  
李瑾塚仇闇曰常繇道徒鑿燒破析刻石  
確嵬減高就卑夷田曲柙鍤土石堅固  
廣大可已依沙四方无雅行人懽悃民歌  
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  
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  
三國清平詠歌懿德瑞降豐稔民已負植  
威恩並隆遠人賓服鑿山浚瀆路已安直  
繼禹之迹亦世賴福曰王實



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時府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

門下掾下拜李更字子行故從事

議曹掾下拜李旻字仲齊故從事

主簿下拜李遂字子華故從事

主簿上祿石祥字元祺

五官掾上祿張亢字惠紂故從事

功曹下拜姜納字元嗣故從事

尉曹史荃都王尼字孔光

衡官有秩下拜李瑾字璋甫

從史位下拜仇靖字漢德書文

下拜道長廣漢汁邠任詩字易起

下拜丞安定朝那皇甫彥字子中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領武都太守漢陽

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

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實墜之害乃

與功曹吏李昊定策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

瑾治西坂鑿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阨既成人得

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

一也其一立于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



金石錄卷十四  
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翁嘗令澠池治峭嶽之道  
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  
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  
質夫爲興州還京師得郿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郿  
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  
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  
尾以爲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城中玉爲  
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  
爲李翕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泮瀧西南接於巴蜀  
爲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爲興州爲成州則武都之

上祿也郿閣立於建寧五年翕治滑嶽西狹郿閣之  
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  
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曾鞏南  
豐集

右西狹頌在成州今之階成興鳳皆漢武都郡也此  
碑靈帝建寧四年刻彼兩碑皆次年刻者歐得其一  
趙得其二天井一碑是時未出南豐曾子固跋此碑  
云云今集古之家惟有壬寅一碑李昊定筴碑中不  
見天井吏屬却有李旻姓名始知南豐非輕信異聞  
必是西狹第二碑所載近歲武都樵人斬刈藤蔓始  
見石上有天井刻字倚崖縛架椎拓甚艱寺僧或以



惡木蔽晦日後碑恐有此患碑以蒟為剖若為窄隧為墜桶為踊植為殖惡

即惡字  
隸釋

西狹頌十九行行二十字未有一行書年月又有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字許右武都丞呂國十二人題

名在天井磨崖之後其仇靖字漢德書文者揮翰遺詞皆斯人也郝閣題名云從史位字漢德為此頌中

間姓名刊缺得此乃知前碑亦仇所作漢志武都郡七城一曰下辨二曰武都道此一下辨道長任詩則

漢志闕一道字隸續

翁諱君羨開平道路作磨崖頌漢建寧四年造今碑

在魚竅峽天下輿地碑記

西狹頌今所傳拓本皆止此二十行行二十字隸續云十九行者蓋不算年月一行故又云未有一行書

年月也又云後又有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字許按今隸釋刻本年月一行後有小字二行一曰丞右扶風

陳倉呂國字文寶一曰故府掾闕四孟字闕二又

按隸續第十一卷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後有題名十二行云云今按此題名第一行正與隸釋所載

西狹頌後小字題名之第一行相合惟隸釋所載第一行故府孟三字與此不同豈石本與摹寫板本偶

此碑以蒟為剖若為窄隧為墜桶為踊植為殖惡



有失誤耶以愚意度之西狹頌年月一行末有時府  
二字蓋謂是時府中之官丞某掾某也則此十二行  
題名必是接西狹頌後者無疑而隸續云在天井磨  
崖後恐洪氏兩得其拓本遂岐出耳以牛氏圖證之  
益信也今日適得趙晉齋從西安寄來此十二行題  
名拓本晉齋來札云此十二行實在西狹頌後頗與  
隸釋所載牴牾頌額有惠安西表四篆字五瑞圖下  
有下祿上辨題名三行見沔縣所拓全文一大紙然  
後知之詢之搨工云圖頌刻于山石轉角處下臨深  
潭艱于攬椎故從來無全拓者又聞天井磨崖尚在

已屬沔令往訪拓竝日埃之四方先雖先卽无字雄  
卽壅字言四方之人往來無壅塞也亦世賴福亦卽  
奕字此皆洪所未釋者後十二行題名末行字子才

字今隸續板本作木誤

兩漢金石記

西狹頌云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  
云云續漢郡國志涼州部有武都郡禹貢嶓冢導漾  
東流爲漢鄭康成曰地里志漾水出隴崗氏道至武  
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見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  
張平子南都賦李善注案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文  
彼文冠以禹貢此古義也說文水部與志合至武都



上有東字與志相足也志又云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與氏道一條正相足與鄭亦合此碑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兩山壁立下有不測之谿君踐其險若涉淵冰勅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鏗燒破析滅高就埤或卽東漢水所經矣續志漢陽郡本前漢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此則李翕之本貫

王鳴盛蛾術編

碑前有小字二行云君昔在龜池修峭嶽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而碑文亦云三荀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蓋洪氏所謂龜

池五瑞碑者本與此碑首尾爲一五瑞圖像當在小

字二行之前拓碑人不知而遺之可惜已李翕在武

都吏民立碑頌德不一而足而後漢書皇甫規傳稱

屬國都尉李翕多殺降羌倚恃權貴不尊法度規到

官條奏其罪蓋後來治行或減於前而石刻亦容有

溢美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漢陽前漢爲天水郡永平十七年更名後有黃龍嘉

禾白鹿承露人木連理五瑞圖圖後云君昔在龜池

修有嶽之道致此瑞因其地異故洪氏分爲二碑實

非也肴阪謂之肴嶽者因公羊傳以爲嶽巖故也攷



說文亦謂之岑峯關中金石記

曾子固跋云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于建寧

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以

余今所得本與子固跋參校蓋為有異子固跋云與

功曹史李昊李昊隸釋作李昊定策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

有秩李瑾治西坂今此本但云勅衡官有秩李瑾掾

仇審而已又不言與李昊定策則知子固所跋為六

月十三日立而余所見正為六月三十日刻石者也

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屬有衡官又衡官亦屬少府

百官志水衡都尉世祖省每立秋驅劉之日輒暫置

水衡都尉漢官舊儀罷中二千石詹事水衡都尉又

省水衡屬官則衡官屬水衡者自建武以來已去此

制今頌乃云勅衡官或因有事興作亦暫置郡中耶

容齋隨筆漢官多有不書于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詔而見河堤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

抑即郡中所謂工官都官而製文者遷就為之遂不

悟其非制也授堂金石跋

### 李翁電池五瑞圖

磨崖高六尺八寸五分廣四尺二寸圖上方左一龍右一鹿下方左二樹交枝盤結中一禾九莖右一樹樹下一人手執物上承之象題字六處圖後題字二行圖下題名高一尺五寸廣一尺三行今在成縣



黃龍  
白鹿

李龍首上今於中二字自本通之而此官務之竹方見  
于氏不松而轉縷因矣以此二字橫書

嘉禾  
木連理

甘露降

承露人

君昔在蜀池脩崱嶽之道德洽精通致黃

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

上官掾上祿上官正字君選

上祿楊嗣字文明

右身自案案牛  
汝見原抄卷是也

下拜李京字長都

右李翁龜池五瑞碑李君昔治龜池臻此瑞物及西

狹磨崖因刻于前非碑陰也龜池有二穀屬洪農郡

隸釋

隸釋隸續皆題曰李翁五瑞碑實則即西狹頌磨崖

畫象耳其字亦一手所書也蓋以別記其龜池之事

故別為標題也

兩漢金石記

文云修崱嶽之道按公羊傳崱之嶽巖是文王之所

避風雨者也文蓋用此

丁杰跋

博陵太守孔彪碑

行四字是長  
記字似後刻

余未身他  
提焉三兩為  
微官據三首  
是左四字是承



碑高一丈四寸廣三尺五寸十八行行四十五字額  
題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十字篆書今在曲阜縣  
廟孔

君諱寗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  
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出帥禮不  
爽好惡不疇考衷度衷脩身踐言寵德而  
學不至於轂浮游塵埃之外矚焉泥而不  
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口已乃  
翻爾束帶廟諱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  
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  
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疾病留

此刻皆以言  
少且是誦曰

宿口遷口京府丞未出京師遭大君憂泣

踰臯魚喪過手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試

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薦可黜

否出口口度日恪位佇所在祗肅拜治書

御史膺臯陶之廉恕口參之口口口口

口律祇用既平口博陵太守郡阻山口口

口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口賊劉身張丙

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口五

教以博口削四凶以勝殘乃口口口爰尚

桓桓并馬謖周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







字有叙少不似有口  
而不實者千

克明王道辯物居方周□□□□也正名  
朝無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興成  
□猾殄逆賢儔□庭帝重乃勛自□□正  
所臨如神□□□□□□之翰先民是程  
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憤悒  
當享眉耆莫匪爾極大□□□選矣不意  
于嗟悲兮□□□息淟淟庶幾復焉所力  
咨乎不朽沒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  
惟我君績表于月青永永無沂與日月并  
于嗟□□于以慰靈

碑陰

共六十  
二行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孝人參政  
故吏齊□博陵安平崔恢字行孫再徵為國  
故吏乘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尚書計  
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憲字伯桓  
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揚字子長  
故吏白馬尉博陵博陵齊智字子周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劉麟字多公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王瑤字顯祖

似智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孟循字敬節

故吏五官掾博陵高陽史應字子馨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祺字伯友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祚字元祐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機字口閣

韓府君孔子廟碑陰載當時出錢人名亦有尚書侍

郎孔彪元上與此書正同惟孔君自博陵再遷為河

東太守而碑額題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漢人多如

此然莫曉其何謂也

金石錄

右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篆額趙氏云孔君自博

陵再遷河東而碑額題博陵莫曉其何謂子觀漢人

題碑固有用前官如馮緄魯峻者俱自有說此碑陰

有故吏十三人皆博陵之人也蓋其函甘棠之惠痛

夏屋之傾相與刊立碑表故以本郡題其首也此碑

作文多用經傳語考中度表周語有之可以托六歌

後甚矣史漢書宿畱讀皆去聲郭林宗齋刺就謁仇

覽請其畱宿與此疾病畱宿同

碑以有為文沂為涯

美即美字拊即拯字緇即蠲字般即繫字莖即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孔子十九世孫與孔宙蓋弟兄

行嘗為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可謂顯矣闕里志世表

通篇用漢  
考



宗譜皆不見其名字而碑文類此亦不載向微搨本  
之存則後世不復知有彪矣

金薤 琳琅

孔彪碑文有云拚馬者易明夷六二渙初六皆曰用

拯馬壯拯字子夏傳說文字林竝作拼音升一音承

上舉也漢時所傳如此而今作拯者唐開成以後所

定也又按方言拚拔也出休古溺字為拚周禮職幣注

振猶拚也大司徒注振窮拚救天民之窮者也

于渡傳拚救 貧民用此字又作澄淮南子子路澄溺而受牛謝注

澄音蒸舉也升出溺人則澄與拚同為一字矣古又

有作承者列子使弟子竝流而承之金石文 字記

是本曩見之于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

模尚存乃宏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為震都少卿穆遂

謂撰志者遺之不知震即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

隸約三十餘種尚有張遷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

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觀此如覲故人

洪氏云可以託六為歇後之甚按其文仁必有勇可

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益

用韻也金石 後錄

碑云博昌長者博昌樂安國屬邑第五左傳齊侯田

于貝邱杜預曰縣南有地曰貝邱今山東壽光相近



地後漢書百官志云縣滿萬戶者曰令不滿萬者曰長也又云遷下邳相後漢地里志曰武帝置爲臨淮郡明帝永平五年更爲下邳國彪曾爲博陵太守考地里志有安平國下博而無博陵郡劉昭注曰案志猶有遺闕彪于桓帝時旣爲是官豈後漢遂無博陵郡耶是則志之遺闕矣又云拯馬蠲害張揖廣雅曰糾拊舉也曹憲音曰蒸之上聲四聲蒸拊證職又踰拊拔也又扱拊收也又括拊桴取也又拊陞也其取用音義各不同又云餘暇徕徕同遲徕同夷說文行平易也廣雅徕徕徕徕往來也又云乃碩碩同隕

春秋碩石于宋五也

碑陰故吏十三人惟崔烈最

顯而後漢書無傳靈帝紀中平四年四月司徒崔烈爲太尉十一月罷按孔彪卒于建寧四年至中平四年已十六年而崔烈自司徒爲太尉矣通鑑中平二年二月以廷尉崔烈爲司徒烈寔之從兄也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程夫人從旁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妹耶烈由是聲譽頓衰通鑑時涼州兵亂徵發天



下賦役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  
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烈爲宰相不  
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  
臣竊惑之安平志云崔烈少有重名以薦入歷郡守  
九卿則其生平馳譽亦一時表表者也而見于史傳  
惟由阿保入錢拜司徒與議棄涼州二事其爲郡及  
他官位政蹟莫得聞嗟乎此公立身之大節槩可知  
矣碑陰云崔烈字威孝于此乃見烈字亦可補史志  
之不足至云桑氏白馬二縣郡國志並不載又後漢  
書中平四年十一月太尉崔烈罷獻帝初平三年六

月戊午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  
師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奐城門  
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傾並戰歿據此距崔烈罷大  
尉纔五年別補城門校尉竟死于傕汜之難猶可以  
蓋前愆矣黃百家曰此足以補崔烈傳矣但司徒太尉皆三公去城門校尉甚遠烈旣爲太尉何緣左遷則城門校尉恐別是一崔烈也當更質之孔彪名字別見于漢碑

者二一韓勅碑陰曰尚書侍郎一史晨後碑曰河東  
太守是碑則其博陵故吏爲之故繫諸博陵曰博陵

太守也

金石遺文錄

洪所未著者以穎爲穎以旂爲游以絜爲潔至于俾



徒洪音徧大奚切徒與而切愚按漢碑中徧徧徧  
皆棲遲之或體耳此二字今泐

兩漢金石記

博陵太守孔彪碑并陰以洪本校第一行下修身踐  
言少言字第二行直道少道字蓋下載少一字碑陰  
弟五行字最明白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楊字子  
長少長字亦下載少一字也前漢地理志續漢郡國  
志實無所謂博陵郡攷係桓帝時暫立未久卽罷魏  
晉以下乃復置之甚著且久說詳見十七史商榷第

三十三卷

蛾術編

碑爲博陵故吏崔烈等所立故額題故博陵太守孔

府君碑文亦但述博陵治迹而已下邳河東故吏當  
別有碑今失其傳矣博陵郡不見於郡國志按桓帝  
紀延熹元年六月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  
皇園陵司馬彪志郡國以孝順爲斷則延熹分置之  
郡例不當書而劉昭注竟不一及難免漏略之譏豈  
今所傳劉注亦有脫簡邪郡所領縣以碑陰證之則  
博陵也安平也安國也高陽也南溪澤也此五縣之  
中唯安國舊屬中山若安平南溪澤本屬安平國高  
陽本屬河間國則紀云分中山置者亦未核矣故吏  
題名十三人皆郡縣名字兼舉齊智題博陵者上爲



郡下為縣諸史列傳中此類甚多洪氏隸釋本重出博陵俗刻本少兩字蓋校書者誤以為重複而去之

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彪河東太守而額題曰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者以碑為博陵故吏所建故題其前官也王渙先為河內温縣令後為雜陽令有一石闕只題河內縣令予曰此温民所造闕故只題其前官人或不以為確得博陵碑可證吾言之不謬張填跋  
遵王之素與古今尚書不同當即遵王之路駁文也  
段大令玉裁尚書撰異未及采此山左金石志

碑文云遭大君憂集古錄則云遭太守君憂又四年

七月集古錄作十月校訂隸釋存疑

豫州從事孔褒碑

碑高九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十四行行三十字額題漢故州從事孔君之碑十字隸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

之元子□□□□□□□□□□□□□□□□

德前葉清和挺懿固天□□□□□□□□□□

讚□□□治家業春秋紅綜林□典篇藉靡

遺□□琦多眇為淵為林博學多識□□□□

勞是□□□之徒□遠□耒歷不州郡鱗







郡捕儉儉與融兄衰有舊亡投衰遇衰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爲長者有窘迫色曰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畱舍藏之後事泄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走脫登時□□□衰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命衰坐焉碑雖不全大略無異泰山都尉者宙也宙有七子衰長融次第六又有謙皆有碑在孔子廟庭衰碑不知何時淪沒歷代載籍皆無可考錢塘金壽門語予云

憲皇帝時閩人何琦字禮康客遊曲阜得之郊外水濱因載歸于廟自題字于碑陰碑字已極剝蝕獨行首十餘字名字世系一一俱完亦一奇也

金石存

此碑乃顧寧人金石文字記顧藹吉隸辨碑考二書俱未曾見者不獨歐陽趙氏所無也近又見邵陽褚峻千峯金石圖滋陽牛運震階平爲作圖說云碑出土僅及四十年所載尚有祝其卿及上谷府卿石龕燉煌太守裴岑勒石陳德碑蒼頡廟碑聞喜長韓仁碑魯王墓石人題刻皆兩顧先生所未見也至孔宙後漢書誤作佻王粲英雄記云孔佻字公緒陳畱人



陳畱與魯地既不同而佃視宙計時亦較在後矣史有誤字如孔褒後漢亦作哀

韓門綴學

碑出於縣東周公廟側廢田中雍正三年鄉民犁田得之以告廟官陳百戶驗是漢古文碑迺輦置孔廟褒泰山君元子見載于史晨碑今碑稱其繼德前葉清和口懿又曰口業春秋篇籍靡遺又曰口口秀眇為淵為林則褒誠恭祖舊綜經術翩翩端明篤寔之賢公子也亦略可見矣

金石圖

見李傳

碑有云元節所過元節即張儉之字也碑之立必在中平元年黨禁已解之後故得直書其事而無所諱

避也

抱經堂文集

右漢故豫州從事孔君之碑第一行諱字家世皆具知為泰山都尉宙之長子也前叙後銘立石歲月不可知矣其額十字一行下有穿其文每行三十字其行數以今拓本審之可見者十四行耳然拓者紙稍窄每不見其後二行則僅見十一二行者有之朱氏經義考於孔宙弟子皆載治嚴氏春秋此碑云治家業春秋則褒能世嚴氏之經無疑因据此碑補書豫州從事褒於承師門內

兩漢金石記

碑無年月可系今以其與弟融爭死事在靈帝年間



故列于熹平之前額右有二暈起碑首額左第二字  
旁亦起二暈相連如半環與他刻異

山左金  
石志

碑剝缺文字皆不續屬惟首行載君諱褒字文禮孔

子甘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案後漢書注引家傳

褒字文禮又言兄弟七人融第六以此碑攷之文禮

為元子其行次可見如此碑內有業春秋篇籍靡遺

字又有缺爵固辭字蓋文禮少傳世學而不以榮位

自繫今攷史晨饗孔廟後碑所云處士孔褒文禮是

其徵也授堂金

李翁字里橋字閣頌字雲

磨崖高七尺六寸廣五尺五寸一  
十行行二十七字今在略陽縣

惟斯析里蒙漢之石誤源漂疾橫枉于道

涉秋霖漉益溢口灑灑汲透沛激揚絕道

漢水逆羊讓稽滯商旒路當二州經用杼沮

滄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調由還恒失日晷

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點既然鄰閣尤甚

緣崖鑿石處隱定在臨瀾長淵三百餘丈

接木相連彌為萬柱過者慄慄載乘為下

常車迎布歲數千兩遭遇隕納人物俱隕

沈沒洪淵酷烈為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

闕不孝不道  
亦係不孝

方下二角今叙  
口文三行世字  
以从洪初系非

類題六字似  
同刻山次  
亦係不孝



此三字性不疾  
翁不疾

此真字性不疾  
不疾

於是

大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以建寧

二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

間此為難其日久矣嘉念高帝之開石門

元功不朽乃俾灑官掾下拜仇盧改解危

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今乃造技致致

堅口口口口五巧雖昔魯班亦莫能象又醜散

闕之漸深從朝陽之平燧滅西口口口口高閣

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可以靖四海經記

厥續艾康萬里臣口口口口勒石不後乃佗

頌且

口口口口口口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

躬儉尚約化流若神歲氓如口口口口均

精通皓穹三納符銀所歷垂勲香風有隣

仍致瑞應豐稔口口口口樂行入夷欣

慕君靡已乃詠新詩

口口口口口口川兌之間高山崔嵬于水流

蕩蕩地既墳礪于興寢為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析分或共緒業于至于困貧危危累

卯于聖朝閱憐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漢十

三

洪



此字亦與... 水謝出... 洪... 會...

○救傾于全育○遺劬勞曰稷于惟惠勤  
勤黃邵朱龔兮蓋不○○○充羸于百

姓歡欣僉曰大平于文翁復李

昔歐陽文忠公嘗疑驛散關之嘲濕徒朝陽之平慘

按暴古文顯字濕川漢作濕讀謂川在卑濕書學至

今同文古字濕作譜又作隰故漢人濕又作累然則

濕當作濕燥古文作慘蓋臬與參同體其言驛則與

易同卜用驛亦易也至謂遭遇墮納則以傾墮地壞

自納於淵漢人文陋無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廣川書跋

右析里橋郝閣頌隸額今在興州靈帝建寧五年立

後西狹碑一歲別有數行刻書換人及石師姓名歐

公謂遭遇墮納及驛散關之嶰歐誤作嘲濕徒朝陽之平

慘刻畫完而莫詳其義或是用字假借按碑言閣道

危殆車乘往還人物俱墮則墮納謂墜淵也慘即燥

字驛與釋同太史公書皆然楊著碑驛榮投蔽景君

碑農人驛未之類是也其云劬勞日稷蓋用穀梁子

曰下稷之文靈臺費鳳碑亦有之碑以橫柱為橫注益溢為溢溢行理

為行李厥續為厥續崔嵬為崔嵬禍即禍字隸釋  
歐陽跋云驛散關之嘲濕從朝陽之平慘莫詳其義  
慎案驛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驛之韓信傳驛



兵北首燕路洪氏釋醴載漢碑文有二農夫醴未又  
云醴榮投散潔本濟潔之潔漢人或寫潔借作濕字  
用潮潔卽潮濕也慘與燥同分隸小異如操亦作慘  
之例平慘謂乾燥言去濕而就燥也以此訓之可通

楊慎丹  
鉛總錄

此碑相傳為蔡邕書碑中太守李君諱翁今板本集  
古錄皆作李會或傳寫之誤唯鄭樵畧曰李翁與碑

合石墨  
鐫華

其文有云醴散關之潮潔者楊用修以醴為釋嘲為  
潮潔為濕是也歐陽永叔集古錄曰後漢熊君碑其

書顯字皆為顯按說文顯從日顯聲而轉為累其失遠

矣莫曉其義也愚考累字从日从糸乃累之省說文  
累从

日中視絲古文借以為顯字  
穀阮碑陰顯字再見皆作顯而後人寫作田者誤也

古人以濕為潔者不一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  
海从水濕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侯忠師古

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駟望侯冷廣以濕沃公士師  
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

傳王莽傳竝作潔陰地理志平原有潔陰縣而水經  
濕餘水亦潔字之異文荀子窮則棄而儻注儻當為

濕韓詩外傳作棄而累魏建成鄉侯劉靖碑隰字作



隙惟其以日爲田此永叔之所以疑也

金石文  
字記

碑文已剝泐據隸釋益溢下闕一字余驗碑是滔字  
隱隱可見又載乘爲下闕一字碑現存下字甚明又  
校致攷堅下闕三字今有明知縣申如墳補刻結構  
二字又減西下闕二字如墳補刻濱之二字又艾康  
萬里西下闕三字如墳補刻業鴻功三字又頌詞首  
句起闕四字如墳補刻上帝綏三字碑本有一字微  
損不可識又愛民如下闕三字如墳補刻子遐邇三  
字又豐稔下闕五字如墳補刻年登居民四字碑本  
有一字漫漶不可識又詩首句起闕四字第五字乃

兮字如墳補刻曰析里之四字第五字碑本有陬字  
非兮字又與寇爲鄰下闕六字如墳補刻西隴鼎峙  
兮東六字又聖朝閔鄰下尚有髦艾究三字下注闕  
而無字數又有兮幼二字下注闕五字方接救傾兮  
句如墳從閔鄰下補刻分符析壤兮迺命是君扶危  
十一字而無髦艾究及兮幼五字又全育下注闕而  
無字數予驗碑上現有子字又惟惠勤勤下有黃邵  
朱韻兮蓋不七字下注闕而無字數如墳補刻拯溺  
享屯兮瘡痍始起閭閻十一字而無黃邵朱龔兮蓋  
不七字碑後亦無建寧五月十八日癸以下五行余



實是重刻  
以時

得此碑搨本有知縣申如墳補刻共四十九字與洪氏隸釋所注序頌詩中闕字較對與隸釋所載髣艾黃邵等十二字碑上原有不可識者二字余所識出者滔下陬子四字蓋是漢碑經殘缺之後而申如墳補刻其缺處非重刻也筆畫妍媸所不待言若然自題重刻者下字冒昧之失也余恐世人不辨以爲近代翻摹是誠有害舊蹟故特爲詳著之至其所補字或如墳得舊搨而錄其原文或摹擬前後語義而竊取私纂均不得而知也乙酉正月遇金陵蔡岡南肇惠予鈎本且惜予遠遷與周元龍亮登來話別元龍

攜一拓本稍舊是未經補刻以前物以予新裝者讐

勘始明晰無遺 郝閣列書撰人名氏此漢碑之創

見也有列撰而不列書者石勳撰費鳳碑邊韶撰老

子銘是也列書而不列撰者郭香察書華岳碑某伯

允書武班碑是也漢德子長奇思橫出製爲雄文運

茲妙筆君臣懿美並傳來禳蓋漢時郡守員吏至數

百人各職其事通經察孝自辟所部知名之士以掌

之故得盡一郡之能是以府中鈴下羅列英彥多收

得人之效也碑之頌後有詩亦猶北海相碑誄後之

有詞此漢人體裁今人不甚仿爲者

金石遺陳爽補  
文集



額題云析里橋郟閣頌六隸字爲二行碑式云頌後  
又有詩並別行又有數行刻年月及書撰人石師姓  
名余家有舊拓本無此數行重刻本有之其曰從史  
位□□□□字漢德爲此頌者隸續證以天井題名  
謂卽仇靖是也其曰故吏下辨□□□子長書此頌  
者天下碑錄以爲仇子長名紉未知何據豈作碑錄  
時其三字猶未闕耶隸辨

郟閣舊在棧道中頌摩崖石在橋旁今棧道已徙他  
處石亦磨泐縣令重刻于石後旁書縣令申如墳重  
刻七字八分書其書皆模倣筆法亦略相似按集古

錄作太守阿陽李君今碑稱太守漢陽阿陽李君重  
鐫之碑不應有誤當是集古錄脫去漢陽二字耳朱

雍州金石記

改解危殆卽便求隱隱卽穩字說文穩安也從隱省  
古人通用安隱金石存

是碑近日顧寧人吳山夫皆未見原本然重刻本嘯  
漑嘯字亦不作嘯而顧氏沿集古錄之訛以爲嘯爾  
顧氏謂以日爲田此永叔所以致疑然濕陰之濕它  
合反與燥溼之字不同隸辨乃援濕陰地名以實濕  
漑本一字之說則誤矣 以兌之間以卽坤字諸本

不詳濕漑  
自是二字以石  
用亦溼中



皆作川非也皓卽昊字南卽兩字洪所未釋也南洪  
釋誤爲一兩 隸釋所載碑後尚有五行其第一行曰  
建寧五口口月十八日癸口下第二行曰時衡官口  
口口仇審字孔信第三行曰從史位口口口口字漢  
德爲此頌第四行曰故吏下辨口口口子長書此頌  
五行曰時石師南口口口威明愚按衡官下闕据  
本碑當是掾下辨三字從史位下闕以天井題名考  
之當是下辨仇靖四字隸續云郗閣題名從史位下  
利缺得天井道碑題名乃知前碑亦仇所作是也顧  
南原云故吏下辨下闕三字天下碑錄以爲仇子長

名縛未知何據按小歐陽集古錄目郗閣頌條下云  
右不著撰人名氏漢仇縛隸書此以子長爲卽仇縛  
又其一證矣然題名固云漢德爲此頌子長書此頌  
而小歐乃云不著撰人名氏則歐陽藏本想已闕其  
後題五行者耶 建寧無五年建寧五年卽熹平元  
年也是歲五月改元正月丙辰朔三月乙卯朔此刻  
月上闕字而金石錄作二月据此則二月是丙戌朔  
其十八日是癸卯也旣可以補通鑑目錄之未備而  
又以知趙洪所收石本有多出一二字者也兩漢金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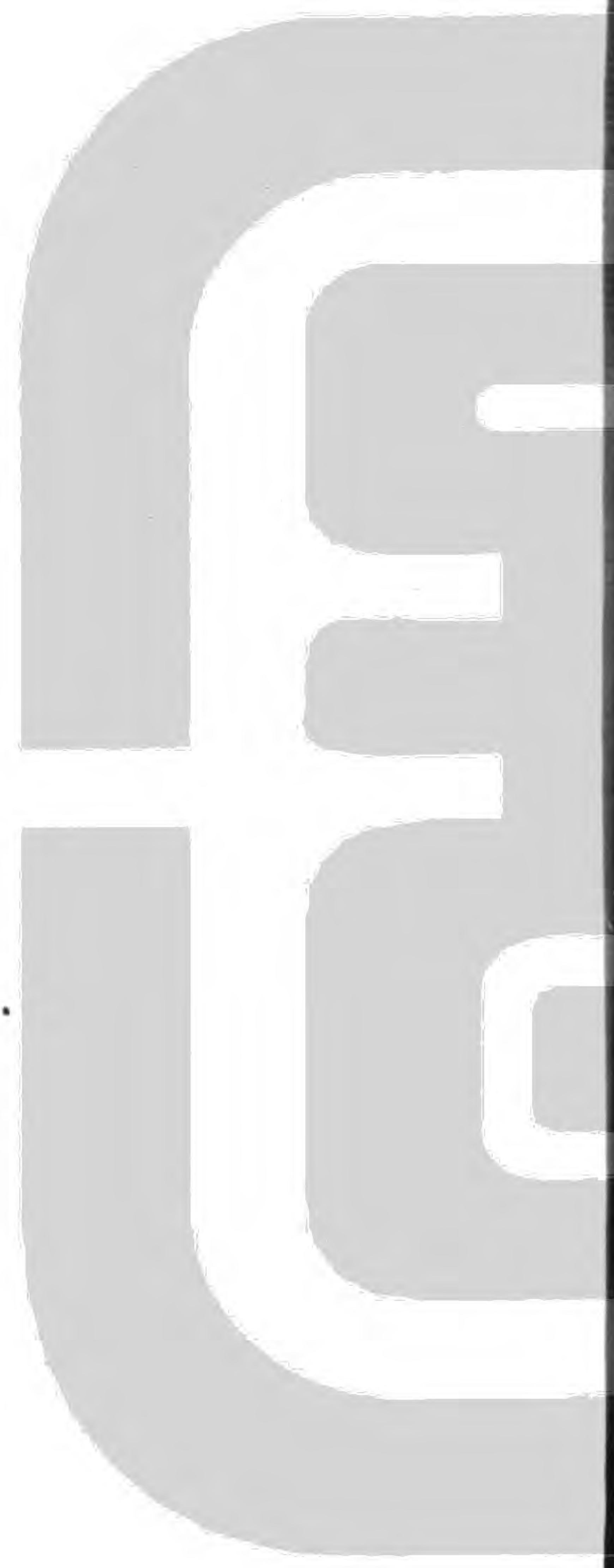
按郗閣頌近代著錄家所見皆明申如墳重刻本



新編中道刊行  
書文而石者  
法如出一手  
書也

後尚有建寧五口口月十八日及仇審等題名四  
行與隸釋合而原本已泐不得見良可惜已碑文  
斐然可誦書亦方正挺健出于漢德子長之手二  
仇蓋皆深于文學者頌云三納苻銀按西狹頌稱  
翁三剖苻守漢官儀二千石用銀印龜紐翁為太  
守秩二千石得佩銀印故云三納苻銀耳申本字  
迹庸俗文中闕蝕者大率憑臆增改陳氏奕禧辨  
之最詳今依原刻摹錄而以洪釋補其缺處洪所  
無者則仍闕如不敢以申本為據也

金石萃編卷十四終



以原書



